金鋒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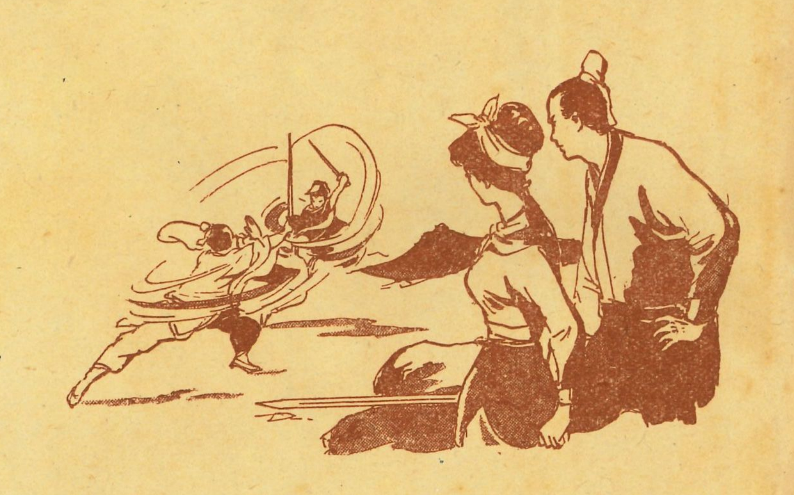
# 子母離魂劍

1

金鋒著

# 子母離魂劍

第一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# 子母離魂劍　第一集

## 第一回：鷹落長空神彈驚公子

這是乾隆四十九年的仲春三月，江南一帶已經繁花似錦，綠肥紅瘦，西北塞外還是千里冰封，白雪皚皚，天山下的草原，雖然是積雪初溶，全無春日景象，紅日雖然在天邊升起，陽光却是弱得可憐，全無暖意，地平線上現出一行車馬影子，越來越近，這行人馬約莫有四十多人，走在最先的是一個少年公子，二十四五年紀，劍眉揷鬢，面目英俊，坐着一匹高頭白馬，這公子一邊走着，一邊吟着北齊斛律金的詩句：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一邊欣賞天山雪景，草原風光，少年公子馬後，却跟着一輛開敞的篷車，車中坐着一個老者，鬚髮俱白，年逾五旬，舉止從容，極有氣派，少年公子正在吟咏自娛的時候，冷不防空中戞的一聲怪叫，半天裡跌下一頭兀鷹來，落在少年公子馬前，兩翼騰撲幾下，便自死了。那少年公子咦了一聲，把左手馬鞭向空中一揚，颼的一响，打在兀鷹身上，待得鞭梢一彈一揮，馬鞭的前半截已經把兀鷹捲起來，少年公子右手一抓，提住那死鷹的翅根，定睛看時，不禁咦了一聲，原來那兀鷹的眼瞳仁已裂，血漬殷然，眼眶裡面嵌了一顆金黃色的彈丸，彈丸上面却有一個鏤得極爲精細的「霜」字，這兀鷹顯然是給彈子一下打中眼睛，直貫入腦斃命的。本來西北塞外兀鷹，是一種猛鷙的禽鳥，眼光尤其厲害，常人說鷹眼在幾百尺空中，可以瞧見地

上的滾豆，就可見一斑了。但這個使用彈丸的人，居然一彈貫穿鷹目，眼力之佳，可想而知，少年公子面上微然變色，回頭叫道：「二龍，你過來看！這頭鷹是給那個打死的，發彈的又是那一個人呢。」話才說完，人馬隊裡走出一個穿着皮襖的中年回人，就是這行人的嚮導馬二龍，他看了死鷹眼眶嵌着的彈丸，吃驚地說道：「這彈子是黃金鑄造的，尋常人那裡肯把貴重的黃金來做打雀鳥的丸子，眞正奇怪，眞正奇怪！」

那公子劍眉一揚，伸二指揑鷹瞳，將那顆金彈子抉了出來，交給篷車中的老者，說道：「爹爹，你猜得出這彈丸的主人是那個嗎？」原來這篷車中的老者叫狄浩川，是江蘇常州府（即是現今的常熟縣）人氏，家世屢代仕宦，少年是他兒子狄鵬舉，狄浩川在朝爲官，做到京城的巡按使，剛正不阿，那時候奸臣和坤壟斷朝柄，賣官鬻爵，賄賂公行，狄浩川剛正不阿，上章彈劾，那知道當時和坤最得皇帝的寵愛，他的兒子豐紳殷德還娶了乾隆帝的十公主，現成的駙馬爺，狄浩川要參奏和坤，還不是自討苦吃嗎？這邊奏章一上，那邊皇帝批覆下來，說狄浩川妄議大臣，着令貶謫新疆伊犂，做回部宣慰使，狄浩川祇好束裝上路，狄鵬舉是他膝下獨一無二的愛子，少年好武，練了一身武藝，聽說父親貶謫新疆，一力要跟老父同行，狄浩川知道自已忤犯了奸臣，要返回中土，此生難望，看見兒子這樣篤於天性，祇好答允，兩父子一齊上路，狄浩川在十一月離開江南故里，在客途過了新歲，正月才到蘭州，再由蘭州西行，穿越河西走廊，二月到玉門關，這是中原與西域的邊隘，三月初才到新疆省城迪化，向鎭遠大將軍報到，狄浩川在迪化祇住了三天，京中已經有旨意到來，着他速赴伊犂任所，不得無故躭擱，狄浩川知道是和坤有心爲難自己，祇好繼續起程上路，由迪化到伊犂，足足有一千



里，沿路盡是草原沙漠，狄家父子離開迪化不久，狄鵬舉便發覺有幾個生面可疑的大漢跟踪自己，雖然不久便自隱去，心中已經凛然，立即告訴父親，狄浩川淡然說道：「孩子，這些人可能是奸相和坤派下來的爪牙，說不定就在前面路上要加害我，不過我已經知道出了玉門關，故國千里，家鄉夢遙，此生難望生回中土，早死遲死還不是一樣。鵬兒，如果遇着風險的話，你還年富力强，應該知道取决，明白沒有？」狄鵬舉知道父親這幾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要自已遇了危險的時候，立即逃命，以免父子同歸於盡，不禁熱血沸騰，叫道：「爹爹，如果奸相眞個不肯放過你老人家，趕盡殺絕，孩兒就憑着這一張弓，一口寶劍，把這些萬惡的爪牙打發！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。爹爹，你說對與不對？」狄浩川明白自已兒子是初生之犢，少年任性，苦笑一聲，便自不再說了，這天到了迪化北面六十里博律齊堡，忽然聽見蹄聲得得，塵頭大起，狄公子心中暗叫：「果然不出所料，和坤的爪牙到了啦！」他立即把兩脚一夾馬腹，潑剌剌的越出人叢，右手扳過雕弓，左手取狼牙箭，凝神待變，不到盞茶時份，烟塵滾滾之中，飛跑過來兩匹騎馬，馬上坐的却是兩個少年男女，頭戴翻兜雪帽，身穿綢面皮襖，女的一個頸間還圍了白狐皮袭，這兩男女品貌異常俊秀，男的似玉樹臨風，女的像芙蓉映水，他們跨下的馬身高驃肥，蘭筋竹耳，一望而知是塞外的名駒，狄公子不禁呆了一呆，想道：「難道和坤派來的黨羽，也有女子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一男一女已經橫過狄公子的馬前，女的忽然廻眸向狄鵬舉一笑，叫道：「接着！」纖手一揚，一物破空打出，銀光閃處，噹的一响，打在狄公子坐馬馬肚的銅鈴上，那馬出其不意，大吃一驚，前蹄人立起來，幾乎把狄鵬舉摔落坐騎，狄公子勃然大怒，弓弦一拉，嗤嗤兩响，施展連珠箭法，左邊一箭，右邊一箭，向那少女背後射去，可是少女坐馬

跑得很快，就在回手擲物的剎那工夫，已經跑出十丈以外，少年恰好由後面追上來，這兩支箭朝着他的腰肋飛到，勁疾無比，少年滿不在乎，猿臂伸處，馬鞭一揮，活活兩响，鞭梢捲住一箭，鞭身擊落一箭，狄公子不禁大駭，疾忙抽出第三支箭，搭在弦上，嗖的射出，少年一提馬韁，那馬四蹄離地，向上一跳，狄鵬舉第三支箭貼着他的馬肚穿過，直射在雪地上，那少年哈哈一聲，催着坐騎向前飛跑，剎那之間，這一男一女連人帶馬消失在地平線的深處，烟塵消散，沒影無踪。

狄公子玉面凝青，縱馬欲趕，篷車裡面的狄浩川已經叫道：「鵬兒，不要追趕，你看地上的是什麼東西？」狄鵬舉恍然大悟，趕忙勒住馬頭，雪地上赫然有一塊銀質小牌，閃閃生光，這是剛才少女向自己擲來的東西，狄公子飛身下馬，把那銀質小牌拾了起來，這銀牌祇有五寸見方，薄可數分，正反兩面鐫了一些滿洲文字，他立卽把銀牌遞到父親面前，狄浩川一望之下，面色大變，失色說道：「咦！這是相府武士的腰牌哩。」

原來奸相和坤得到乾隆帝的信任，雖然權傾天下，可是他自己也知道殺害忠良，罪滿惡盈，朝野兩面都有不少仇家，所以和坤的相府裡，豢養了不少武士，不過依滿清的律法，王公大臣要蓄養武士自衞，一定要得皇帝允准，並且由大內發下銀牌，交給這些武士佩帶，表示皇恩浩蕩，恩准蓄衞的意思，狄浩川做了多年京官，一見立卽認得，說出這句話來，狄公子疑雲大起，問道：「爹爹，剛才飛馬跑過的一男一女，是和坤的爪牙，還是他的同路人呢？」狄浩川搖頭道：「不會的，他們如果是奸相派來的人，剛才已經向咱們爺兒下手了，怎會向你打過這面銀牌？其中一定有蹊蹺哩。」狄鵬舉默然不語，重新上馬起程，這天晚上，到了博律齊堡戍所安歇，「戍所」就是驛站，是負責招待來往官



員和過路公差的。狄浩川父子自有驛官接待，當晚一宿無話，次日清早起來，狄公子起身下炕，剛要喊下人送熱水進來洗漱，忽看見窗台下面的小几上，銀光閃閃，放置了好些奇怪的物件。

狄鵬舉吃了一驚！急忙定睛看時，原來小几上擱着的，是四面銀質的小牌，形式大小和昨天少女擲給自己的一模一樣，可是這四面銀牌的底下，却壓着五對人耳，血漬殷然，彷彿新割下來不久，人耳已經變成了蠟黃色，狄公子不禁心裡發茅，立卽喊醒父親，告訴一切，還把銀牌人耳指給他看，狄浩川一看之下，不但沒有半點驚慌，反而面上現出喜色來，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和坤的爪牙統統給殺掉了，這人耳和銀牌正是標記。」狄公子不失為一個聰明人，接口說道：「爹爹，難道昨天路上遇見的一男一女兩位少年俠士，就是他們殺掉了和坤相府武士的人嗎？」狄浩川點了點頭，低聲說道：「不錯，孩子，拿這人耳和銀牌到院子裡，靜悄悄的挖個土坑，把它埋了。」狄鵬舉立卽會意，如命而去，父子兩人吃過早點，又再動程，由博律齊堡再西行二十里，便望見巍峨積雪的天山，狄公子看見雪山雄奇，草原壯濶，俗慮全消，不由自主的吟起北齊詩人斛律金吟咏塞上風光的詩句來，那知就在這個時候，就遇見了鷹落長空這一件怪事。

前話表明，話入正文，狄公子把兀鷹和彈丸交到狄浩川的面前，狄浩川沉吟半响，方才說道：「孩子，我想起一件事來了。二十多年以前，回疆出了一位女傑名叫金弓郡主，足智多謀，智勝孫吳，當年咱們的大將軍兆惠統兵征回，大戰天山，被她殺得片甲不留，這位金弓郡主不但諳熟韜畧，胸藏甲兵，還有一手連珠彈絕技，百步取人，無有不中，威震草原一帶，不過她當年用的是鐵彈子，這一顆却是黃金彈，而且這金彈的身上，鐫的這個『霜』字，也不是金弓郡主的名字。」狄鵬舉腦海

裡突然一亮，忽然想起昨天所見少女的容貌來，這金彈子難道是她打的嗎？當年金弓郡主是個女子，少女也是女子，看她將銀牌飛擲過來，把馬鈴打中的眼力和手勁，比起昔年的金弓郡主，想來不遑多讓哩。他正在這樣的想着，郊原上又响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狄公子瞿然想道：「難道昨天所見的少年男女，又圈轉過來了？不會這樣的湊巧吧！」

狄鵬舉把死了的兀鷹向車轅上一放，又再飛身上馬，定睛看時，祇見來路上塵頭大起，不多時候，地平線上現出一行人馬影子來，竟然有四五十人之衆，馬上人全是雪衣皮帽，態度粗豪的漢子，嚮導馬二龍失聲叫道：「公子爺，不好了，這是馬幫，趕快逃命！」大家聽了不禁大驚失色，原來西北一帶的人，通常把馬賊稱做「馬幫」和「刀客」，在這西北沙漠苦寒之地，有一種名叫做「哈薩克」的遊牧民族，性情剽悍，經常在沙漠草原之間出沒，搶刼過路客商和駱駝商隊，哈薩克人生性殘忍，他們搶刼了客人的財物，還不罷休，往往把事主的馬匹搶走，連身上的衣服，也要剝個淸光，任由這些被刼的人，丟棄在曠野裡，叫天不應，喚地不聞，活活的凍死和餓死。這一點大家在西出玉門關的時候，已經聽見邊關戍卒說過了，所以聽見嚮導這樣一說，個個談虎色變！狄鵬舉却是仍舊一本初生之犢，血氣方剛，喝道：「大家不用害怕！如果是哈薩克人的馬幫來了！咱們就是逃走也沒有命！趕快集合一起，合力抵拒，這樣才有生路！」那些隨從聽見狄公子這樣一說，方才停止騷動，狄鵬舉手握弓箭，各人也緊執着兵刃，護住篷車以防萬一，須臾之間，這隊人馬已經由後面追上來，在烟塵滾滾中，分開左右兩路，包抄着狄浩川父子車馬一行人，繞路飛跑過去，說也奇怪，他們對狄家的箱籠行李，連正眼也不望一下，頃刻跑出老遠，這一下倒出乎狄公子意料之外。嚮導馬二龍吁了一



口氣道：「謝天謝地！這些馬幫不是衝着我們來的，我看錯啦！」大家方才安心下來，又走了十里路，這裡是承化縣附近的白龍溝，後面馬蹄之聲大作，烟塵滾滾，地平線又現出一大隊人馬來，人數竟然有百多人，淸一色的皮衣雪帽，鐵蹄濺雪，馬鬣乘風，再看他們每一個人的帽子沿上，插着一根白色的羽毛，衆星拱月也似，簇擁着一個魁梧奇偉的漢子，那漢子面如鉛鐵，暴眼濃眉，鬚髮如戟，一望而知是這隊人馬的首領。這百幾匹騎馬在草原上踢起的黃塵，滾滾蕩蕩，每一匹馬的馬頸項下，皆掛着一個茶杯口大小的紫金鈴，跑動起來，叮噹亂响，鈴聲傳出幾里以外，比起幾千人馬的聲勢，不遑多讓。他們抹着狄浩川車馬十餘丈以外掠過，絕不回顧，狄鵬舉覺得十分詫異，嚮導馬二龍自言自語道：「咦！奇怪！今天事情可透着蹊蹺，怎的連鐵閻羅本人也出動了？」

狄公子聽見鐵閻羅三個字，十分詫異，在馬上扭轉頭問道：「二龍，剛才那個虬髯漢子，叫名做鐵閻羅，是這裡的馬幫首領嗎？」馬二龍道：「公子爺說得對，鐵閻羅是最近幾年來，在西北沙漠新近崛起的馬帮頭領，聲勢浩大，手下同黨有一千多人，他的馬帮裡面有漢人有蒙古人，也有哈薩克族，聽說還是由甘肅那一面竄過來的，鐵閻羅這班馬賊活動的地盤非常廣泛，由玉門關以東，烏魯木齊以西，包括整個新疆北面，天山南北的大草原在內，完全是他們這帮人出沒的所在，連駐防的官兵也不放在眼裡，今天咱們所見的那批人，完全是鐵閻羅的手下，不過像今日這樣的來去匆匆，却很少見，大抵不是遇着了大批重要的買賣，就是撞着了棘手的强敵了。」狄鵬舉十分怙惙，他一邊和嚮導說話，一邊走着，不經不覺，已經到了承化縣城，狄浩川帶着從人，在城裡最大的客店投宿安歇。

承化名目上是縣城，其實是一個土堡子，當地土人叫它做承化堡，淸朝雖然平定了天山南北，却

是統而不治，除了在迪化、哈蜜等重要城市駐紮蒙漢八旗精兵之外，對承化堡這一類邊遠偏僻的地方，仍舊任從當地的酋長管理罷了。狄鵬舉指揮各人，安頓了馬匹行李之後，方才進入自己父親的臥房裡，把今天在白龍溝遇見鐵閻羅馬帮羣盜的一切向狄浩川說了，狄浩川不禁變了面色，他知道凡是綠林强盜，專搶刼退任的官吏，自己雖然是上任的宣慰使，其實和被貶失勢的官員一般無異，他向兒子說道：「鵬兒，我們這次旅程荆棘重重，和坤這些爪牙雖然除掉，難保他沒有第二批人跟踪着到來，勾結馬幫刀客，另出陰謀，今晚早點睡覺，明天上路還要特別小心呢！」狄公子唯唯諾諾，他向父親請過晚安，正要返回自已臥房，冷不防客店門外，响起了一片嘈雜的人馬聲音，狄公子覺得十分奇怪，承化堡這個地方，位置偏僻，沒有市集，很少會有大批駱駝商隊到來，怎的一下子來了許多人馬？他扭頭向店外一望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嚇一大跳！

原來蜂湧進客店的，正是今天晌午到傍晚時候，自已在博律木齊堡到白龍溝沿路遇見的馬幫賊人，也即是鐵閻羅的部下，足有四五十人，只見他們一大半負了傷，有的用白布包着頭顱，有的用綳帶絡了腿臂，血漬殷然，走路一跛一拐，情形十分狼狽，說也奇怪，這班人進了客店，店夥不但不敢嫌棄，反而滿面陪笑的幫着他們安頓馬匹牲口，還挪讓出上好的房間，給他們住。承化堡不過是個偏僻山城，這客店在本地雖然首屈一指，也沒有多少房間，住了狄浩川一批人，已經半滿，一旦再來了這幾十名受傷的馬幫弟兄，客店裡立時擠擁不堪，秩序十分混亂，那些受了傷的馬幫盜黨，仍然威風不減，在店裡要茶要水，大呼小叫，店夥答應得稍爲慢一點，他們立即破口大駡，什麼王八羔子，狗才雜種，駡聲盈耳，狄浩川的隨從知道這班人的來歷，個個吞聲忍氣，狄鵬舉却裝着要上毛厠，偷聽這



班人的說話，只見一個傷了手臂的賊黨，高聲說道：「眞是他媽的忘八蛋，咱們在天山北路吃了幾年的橫樑子，從來不會遇過今天這樣的麻煩，爲了追拿一個黃毛丫頭，鬧得天翻地覆，大家忙得喘不過氣來，那知道今天撞着了兩個騎駱駝的小狗男女，眞是剋星臨頭，咱們的二頭領三頭領，完全掛彩，弟兄被他們傷了三十多人，這兩個小狗男女不但武功驚人，暗青子更加厲害，單是那女娃兒的彈弓鐵丸子，便打傷了我們十七個人，我褚虎子跟她只一照面，還未交鋒，剛才駡了句小婊子，右臂彎立即吃了一彈，幾乎連臂骨也打斷了，如果打中胸口，那裡還有性命！」另一個傷了額角的賊黨道：「這小妮子眞正彈法如神，二十多年以前，聽說回疆出了一位女傑，名叫金弓郡主，打彈丸的準確，天下無雙，幾次大破清軍，想不到隔了二十年，又出了這樣一個小姑娘，還有那男的暗器，更是奇特，不過是一根長着尖刺的烏木，二頭領的眼睛，幾乎被他打瞎……」他還要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，客房門口又响起一陣人馬雜沓的聲音，幾個盜黨慌慌張張的由外邊進來，叫道：「不要嘈吵！總瓢把子來啦！」這幾句話一說，那班鬨哄哄的受傷賊人，立即鴉雀無聲。狄公子立即明白過來，一定是鐵閻羅本人來了，他要想走回自已臥房，已來不及，鬚眉如戟的鐵閻羅，和十幾個雄糾糾的盜黨，已經走進院子裡。

店東是個年老回子，陪着笑臉出來，向着鐵閻羅打拱說道：「大王，今天吹的是什麼風，光顧小店，這次發了不少財吧？」鐵閻羅黑面泛靑，由鼻孔裡重重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還說發財，今天眞正丟人現眼！」他畧爲頓了一頓，喝道：「廢話少說，我要三間大房，你的客店還有房間沒有？」那老店東面上，當堂浮現出難色來，說道：「哦哦，大王，小小……小店房間已經住滿了！」

鐵閻羅傲然說道：「叫別的客人把房間挪出來吧！活閻王要房子，那一個敢不讓？」老店東抓了抓頭皮，猛回頭看見狄鵬舉站在院子的角落，他立即走過去，向狄公子低聲說道：「公子爺，眞對不起，你們四十多人，租了八個房間，小的請公子爺委屈一點，讓出三間房子，因爲……」狄鵬舉不等他說下去，立即截住老店東的話頭，說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我可以叫下人們挪一挪，一切心照，不用多說話啦。」店東估不到狄公子這樣爽快，不禁大喜，千多謝萬多謝，狄鵬舉立即叫隨從讓出三個房間來，給鐵閻羅這一批盜黨居住，鐵閻羅看見狄公子服服帖帖讓房，面色稍爲霽了一點，和同來的賊人分別走進房間，這天晚上，狄公子胡亂吃了幾個饅頭，便自上炕睡覺，可是到了三更過後，狄鵬舉却由炕上一骨碌坐起身來，脫下了長衣服，換了一身緊裝窄袖的衣袂，佩了長劍，捻暗燭火，反叩雙扉，推開窗扇，嗯一聲跳了出去，原來狄公子在家的時候，練了一點輕功，今天晚上，他要破題兒第一次，刺探這班賊黨的秘密，因爲狄公子肯定鐵閻羅這班賊黨今天遇見一男一女兩個勁敵，必定是在白龍溝暗助自己的人，狄鵬舉剛才跳到院子裡，猛覺腦後凉風一拂，自已佩的劍鞘動了一動，狄公子急忙低頭一看，咦！自已的寶劍不知那個時候給人家拔去，只剩回一具空的鞘殼。

狄鵬舉大吃一驚，急忙扭頭向後看時，奇怪！院子裡靜悄悄、空蕩蕩的，別說是人，連鬼影也沒有半個。狄公子十分納悶，自已一心一意要刺探賊人，那知道連佩劍也給人家拔了去，豈不是天大的笑話？他呆若木雞的站在院子裡，過了片時，忽然覺得微風一拂，自已劍鞘又動了一動，錚錚兩聲輕响，狄鵬舉這回有了防備，一個「肘底看鎚」，翻身掉臂向後打去！那知饒你警覺得快，這一拳仍然打空，腦後接着嗤的一聲輕笑，狄公子急忙低頭看自已的劍鞘，咦！自已的寶劍就在這一刹那工夫，



狄鵬舉夜探賊黨秘密，猛覺腦後凉風一拂，自已的寶劍不知何時被人拔去。

已給人插回鞘裡，對方拔劍還劍，都是瞬息工夫，身手之快，真個賽同閃電。劍鞘的吞口處，却多了一個白紙卷兒，狄鵬舉又是驚奇，又是羞愧！他立即把紙卷摘了下來，就着微明月色一看，赫然是：「速返室內」四個簪花小字，字跡清秀，竟是用一段黑炭劃成的，由這幾個字的手筆看來，對方分明是個女子，狄鵬舉十分納罕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咦！寫字的人是誰？難道是前天路上，把相府武士銀牌擲到我的馬前那一個年青少女嗎？這般湊巧，决無此理！」

話未說完，院子牆上人影一幌，颯颯兩聲，跳下兩個人來，矯捷如猿，一身深黑色的夜行衣服，一溜烟撲向鐵閻羅住的臥房，低低吹了一聲口哨，臥房的窗子立即打開，這兩個黑衣人絕不猶豫，騰身竄進，只聽見臥房裡面鐵閻羅的口音說道：「莫賢弟，彭賢弟，你們怎的這樣晚才回來？遇見那兩個小狗男女嗎？」那兩個黑衣人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大哥，今天黃昏傍晚，咱們在承化堡外跟那兩個小狗遇個正着，跟踪了他們兩個多時辰，結果吃這兩個小狗用金蟬脫殼的手法溜掉了。眞正可惡！」話未說完，另外一個口音叫了起來，喊道：「四頭領，五頭領，你們腦後的辮子尾，怎的結了兩個草標，眞正奇怪！」

狄公子已經退回自己的臥房裡，聽了這一句話，嗤的笑出聲來，原來插草標是出賣東西的記號，這姓莫姓彭兩個盜魁的辮尾，給人家結了草標，即是等於出賣自己腦袋！二賊吃了一驚，連忙抄過辮尾一看，不禁勃然大怒起來，破口罵道：「混帳小子！我們跟踪這兩個小狗，這兩個小狗男女居然也跟我們開玩笑，在俺倆的辮尾結了草標，眞正豈有此理！」臥房裡的賊人，自鐵閻羅以下，個個又驚又怒，冷不防瓦簷上哈哈兩聲淸笑，房裡各人聽得淸淸楚楚，鐵閻羅立即叫道：「點子來了，快熄燈



火！」話未說完，臥房裡的燈光倏的熄滅，房裡漆黑一團，伸手不見五指，瓦簷上那人又淸音朗朗的叫道：「鐵閻羅，滾出來吧！你們整天要找小爺，小爺現在來了啦，縮在龜窩裡做什麼？放心出來，小爺不用暗靑子，知道沒有？」狄鵬舉一聽這幾句話的口音，不禁大喜，原來今天晚上來的，正是自已日間在白龍溝遇見的一對漢人少年男女。

鐵閻羅和一班盜黨手下，日間吃盡這兩個少年男女暗器的苦頭，所以迅速吹滅燈火，伏在地上，聽見敵人這一嘲弄，那裡還能够沉得住氣？臥房門砰的一聲打開，鐵閻羅首先衝了出來，接着竄出的是姓莫姓彭的兩個頭領，左右兩間臥房的賊黨也出來了，不過他們住店的雖然有五十多人，却有一大半人受傷掛彩，能够走出院子裡迎敵的盜黨，不過二十多人罷了。鐵閻羅提高嗓子，聲如洪鐘似的叫道：「你們兩個小狗，只靠着暗靑子傷人，算的是什麼英雄好漢？有種的到院子裡來，明刀明槍决個勝負！」

話猶未了，臥房頂上颯颯兩聲，掠下兩個少年男女來，正是狄鵬舉在白龍溝所見的一對少年男女，只見他兩個生得粉妝玉琢，猶如一對璧人，男的英姿颯爽，女的容光煥發，跳下地的時候，輕如片葉，點塵不驚，明眼人一望而知，這兩個少年男女的武功，分明是得自高人傳授哩。狄公子方才明白對方叫自已退回屋裡的緣故，十分感佩，這兩個少年男女剛才由屋頂落下來，鐵閻羅的背後，呼呼兩响，立即撲過兩個人來，正是先前着了戲弄，頭插草標的莫頭領和彭頭領，一個舞動四稜鑌鐵鐧，一個展開護手雙鈎，急旋風也似的，直向這對少年兄妹殺上。

鐵閻羅却一聲叱喝，叫道：「四弟五弟，且慢動手，等我問淸楚了他的來歷再說。」莫、彭兩人

被瓢把子一喝，只好收住兵器，忿忿退下，鐵閻羅陰沉沉的問道：「二位貴姓大名，尊師是那一位，這幾天你們專跟我手下的弟兄搗蛋，可是以前結下樑子？還是替朋友助拳呢？」少年似乎稚氣未除，藐了一藐嘴唇，方才笑着回答道：「大王好說！我名叫薩强仁，住在天山，功夫是跟爹爹學的……」底下的話還未說出來，莫頭領已經一聲怒喝道：「小子！你還找我們的開心，叫什麽殺强人，吃我一鐧！」話隨身起，呼呼兩鐧，使了個「野馬分鬃」的招式，向少年攔腰掃去。

那少年哈哈兩笑，畧一幌身，也不見他提腿拾足，已經退出四五尺外，莫頭領雙鐧打了個空，少年嘻嘻笑道：「這位頭插草標的頭領，今天跟着我兩兄妹在承化堡外兜了五個大圈子，罷罷罷，我就不用兵刃，只用一隻右手跟你過幾招吧。」

姓莫的頭領是鐵閻羅馬幫的第四頭領，他名叫莫大剛，外號叫金面虎，跟五頭領黑頭狼彭定邦，同是鐵閻羅手下的得力臂助，他聽見少年說用空手跟自已比武不算，還說要單用一隻右手。



## 第二回：俠來月下絕技懾羣賊

莫大剛聽了少年這幾句話，一怒非小，眞個是三尸暴跳，五內生烟，破口罵道：「小賊！你出娘胎多久？胆敢這樣張狂？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雙鐧一展，刷刷刷，連進三鐧，金面虎用的是趙家「黑虎鐧」法，兇猛迅辣，少年果然把左手向腰後一背，右掌平舉當胸，閃展騰挪，連閃三招，他閃這三招的時候，並不怎樣聳身作勢，跳高竄底，金面虎雙鐧掃到的時候，少年只是輕輕的一幌身，便像紙頭也似的飄了開去，不離原地三尺以外，金面虎三鐧落空，心中有氣，第四招雙鐧一翻，用個「挾山超海」的招式，分向少年兩肋打到，少年叫了一聲：「得罪！」平舉在胸前的右掌，閃電也似的劈出，一下斫中莫大剛左腕，這一掌拿捏得恰是時候，金面虎臂膊一痳，叮噹，左手鐧跌落地上，少年左脚接着狂風似的踢出，砰的一聲，踢着金面虎的右肘，連右手鐧也拋出七八尺遠，少年當眞只用隻右手，四招之間，便把金面虎的雙鐧打落地上。

鐵閻羅不禁大驚！莫大剛滿面通紅，黑頭狼彭定邦再也沉不住氣，護手雙鈎一晃，搶出院子中心，叫道：「這位小英雄使得好空手入白刃法，我彭某要來討教！」狄鵬舉在房裡聽了心中暗笑，賊黨對這兩個少年男女，起先還是「小子」「小狗」那般謾罵，可是少年顯示了這一手武功之後，這姓彭的盜魁立時改口，叫他做小英雄了。少年還未回答，少女高聲叫道：「大哥，你勝過一陣了，把這塲讓給我吧！」少年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二妹小心，他用的是雙鈎呢！」少女啐了一口道：「雙鈎又

怎麽樣，瞧我五招之內，把他的兵刃搶過來，如果第六招才得手，我回去給你叩頭！」兩兄妹談笑從容，彷彿沒有把面前的敵人放在眼裡，彭定邦這一氣非同小可！喝道：「丫頭！滿口狂言，看彭五太爺的手段！」雙鈎一分，用個「左推右攬」，左鈎直刺咽喉，右鈎撩刺小腹，這一招使得十分迅辣，是北派查家鈎絕招，少女叫了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不後退反向前上步，腰肢一扭，也不知道她用甚麽身法，已經閃過鈎鑽，右掌駢指如戟，用了招「定陽針」，猝點黑頭狼的眉心，這一招本來是劍法，少女卻用手指代替劍鋒，看來平平無奇，其實出招吐式，勁氣功力，無一不是恰到好處。彭定邦吃了一驚，慌忙把面一仰，雙鈎一提一翻，用個「白蛇繞樹」，截斬少女腰肋，少女身隨掌走，口裡叫道：「第二招！」春葱玉指倏的一探，仍然是「定陽針」原式，猝點彭定邦背後「腦戶穴」，黑頭狼立即向下塌腰坐馬，雙鈎自左向右，往回一帶，用了着「勁風斬草」，反砍敵人雙脚，少女微一聳身，風聲颯然，已經過了彭定邦的頭頂，左手粉拳微握，一個「肘底看拳」，疾擊對方胸坎，嘴裡叫道：「第三招！」彭定邦慌忙吸胸後退，雙鈎分處，用了個「倒捲珠簾」，鈎尖上刺雙眼，下剪膝蓋，連消帶打，狄鵬舉心中暗裡想道：「三招了啦！這賊首武功不弱，鈎法緊密，且看她怎樣能够在兩招之內，搶奪敵人兵器？」

黑頭狼雙鈎剛才一展，少女倏的後退，叫道：「第四招！」話聲未了，白光一閃，由口裡噴出來，原來是一口唾沫，拍的一聲，吐中彭定邦的鼻尖，這一下出其不意，黑頭狼大吃一驚，剛要用手去抹，少女嬌軀一閃，已經踏中宮欺身過來，使了着「金絲纏腕」的手法，雙手一落，抓住了敵人的鈎背，再叫一聲：「第五招！」用了着「燕雙飛」，兩脚連環直蹴出來，飛踢胸腹，其疾如電，彭定



邦如果不撒手拋掉兵刃，這兩脚踢着非死即傷。賊酋只好撒手向後一跳，少女果然在五招之內，把黑頭狼的雙鈎搶奪到手，長笑一聲，把護手鈎向地上一擲，叫道：「狗强盜，看清楚了沒有！本姑娘是不是五招之內，搶了你的兵器？」

狄鵬舉不禁大爲佩服，想道：「我在家練了七八年武功，滿以爲自己怎樣了不起，自負不凡，但只是今天看這兩兄妹的武藝，才知道差得太遠啦！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，跟那個人練的本領？」他這樣的想着，鐵閻羅已經老羞成怒，一聲大喝，兩隻巨掌一伸，掌心通紅，厥如餓鷹，猛向少女雙肩倏的抓到。

這一下快如閃電，狄公子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哎呀！這賊首練了毒砂掌法！」少女腰肢如風飄垂柳，肩頭一卸，已經閃過了鐵閻羅毒砂掌的襲擊，那少年叱喝一聲：「姓康的，你要臉不要臉？」原來鐵閻羅的眞名叫康成澤，出身本來是甘肅六盤山的大盜，後來他率領盜衆流竄到西北塞外來，因爲心黑手辣，殺人如蔴，一般人叫他做鐵閻羅，喊順了口，本來姓名反而給人家淡忘了。鐵閻羅聽了心頭一凛，想道：「這小子不過是個新出道的雛兒，怎會知道我的名姓？」他立即把毒砂掌力一收，猙笑說道：「小子！你三番四次跟我搗蛋作對，怎的還說我不要臉？」少年哈哈笑道：「我妹子剛才跟你的五頭領比了一陣，你接着下場子，要用車輪戰法取勝，這不是不要臉嗎？」鐵閻羅呵呵狂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小子！又算你說得對，來來來！我跟你比一場吧！那不算車輪戰啦！」

少年從容不逼說道：「慢着，我跟你說明了再比不遲，我來問你一句，這十幾天以來，你不是命令你的手下，要接應京師和中堂大人派出來那五個武士嗎？」他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並不打緊，鐵閻

羅面上勃然變色，大怒說道：「好小子！怪道這許多天以來，我們出動全帮兄弟，到處找尋，四下打探，始終找不着他們，原來是你這兩個小狗男女，把他們幾個人殺掉了！」少年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要找和中堂那幾個朋友嗎？那也容易得很，二妹，把五位相府武士請出來，跟這位康舵主見面吧！」鐵閻羅聽了不禁一愕，想道：「原來胡大哥五個人還不曾送命，被這兩個小狗男女扣留起來了，可是偌大五個活人，他們怎樣收藏起來呢，眞正奇怪！」

那少女嗤的一笑，柳腰幌處，嗖嗖兩聲，跳上牆頭，只一起落之間，便自倏忽不見。狄鵬臯隔着窗眼，看見那少女輕功卓絕，來去如電，不禁恍然大悟過來！自己昨天在驛所臥房裡發見的人耳，以及剛才被人家神不知、鬼不覺的，盜劍還劍，一定是這少女做的勾當！狄公子正在這樣想着，牆頭上颯聲風响，那少女又笑盈盈一個的跳了上來，手裡拿着一個沉重的油布包裹，這包裹彷彿包着一顆顆渾圓的東西，她一扭身縱落院子中心，玉臂展處，包袱布陡的抖開，骨碌碌，滾出五顆人頭來，鬚眉糾結，頸血已凝，竟然是和相府那五位武士的腦

少女嬌軀一閃，使了着「金絲纏腕」的手法，雙手一落，竟把黑頭狼的雙鈎搶奪到手。



袋，每個腦袋的耳朵，齊根割掉，院子裡羣賊不禁一陣譁然大叫。

鐵閻羅一眼見了這五個腦袋，一張鍋底也似的黑臉堂，更加罩上了一層鐵青顏色，原來他跟和相府派來的五個武士，全是舊時相好的同道朋友！鐵閻羅康成澤以前跟這五名武士中的沒爪龍胡騰蛟，赤面狐靳兆魁，本是八拜之交，十多年前，他們在甘肅六盤山落草，月黑殺人，風高放火，大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本來十分逍遙自在，那知道有一次鐵閻羅下山做買賣，把甘肅巡

撫的小舅子刼上山來，搶掉了一切財物，還把他綁上山寨，當做肉票，打算向他的家人，大大勒詐一筆，誰知查身世的時候，方才明白他是本省巡撫的內弟，康成澤大吃一驚，正要把人放回，那知道這位小舅子身嬌肉貴，抵受不住驚嚇，上山不久，便自得病，不到幾天，便自一命嗚呼死了。鐵閻羅後悔無及，甘肅巡撫那一方面，接到內戚被六盤山强人洗刼的噩耗，勃然大怒，立即調集了安西、敦煌兩鎮兵馬，另外由蘭州省城加派了三千名精銳旗兵，大舉進攻匪巢，把六盤山盜寨重重包圍，逐步進攻，鐵閻羅手下一班賊黨，雖然强悍，究竟邪不勝正，經過幾天慘烈血戰之後，山寨終於被官兵攻破，鐵閻羅康成澤和胡騰蛟、靳兆魁幾個人，各自仗着一身武藝，殺開血路，在亂軍中逃了性命，康成澤因爲在甘肅站不住脚，便帶領了一部份殘餘盜黨逃到新疆塞上，去當馬幫，胡騰蛟靳兆魁兩人呢？却是逃入陝西，因緣時會，到了北京，投入和坤相府裡，做了府中武士，由山大王搖身一變，變做權貴的鷹犬爪牙了！那時候和坤最得乾隆帝的寵愛，乾隆帝幾次下江南，和坤都跟在皇帝的身邊，做幫閒當蔑片，指引皇帝飲酒宿娼，把一個風流天子的乾隆帝，哄得死心塌地，步步高陞，官運亨通，居然當起中堂大學士來，「中堂」在滿淸一朝等於丞相，相傳和坤出身，不過是皇帝面前的一名轎伕，乾隆帝對他這樣寵幸，聽說有一段宮闈秘史，原來乾隆帝做東宮太子的時候，名叫弘曆，年紀不過十四五歲，他在宮裡很喜歡和雍正帝的一班妃嬪嬉戲，有一天，弘曆無意中闖入一名宮嬪的臥房中，看見那宮嬪對着妝台梳頭，他一時頑皮性起，矮着身子，靜悄悄的掩到那宮嬪的背後，伸出雙手，出其不意向那宮嬪的雙眼一掩，這不過是遊戲舉動，誰知道這宮嬪出其不意，吃驚之下，立即把手裡的象牙梳子，反手向後打去，卜的一响，梳齒竟然把弘曆的額角敲破了一小塊，血涔涔滴下，弘



曆吃了這苦頭，立即跑到慈寧宮去，告訴母后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以爲母后頂多把這宮嬪喚來，薄責幾句罷了，那知道雍正皇后竟然大怒起來，立即命令兩名宮監拿了白綾帶進宮去，把宮嬪拖出來，活生生的勒死。要知道專制時代，太子是未來的儲君，任何人冒犯他的，都要被當做欺君罔上，罪應賜死，何況是一名宮嬪呢。弘曆估不到母后這樣嚴厲，因爲自已一時頑皮，送了這宮嬪的性命，良心十分內疚。他偷偷跑入寢宮裡，趁那宮嬪停屍未殮的時候，咬破自已的食指尖，把鮮血滴在宮嬪的頷下，垂淚說道：「我今天害死你了！願望你來生做人，再回到我身邊，由我再補報贖罪吧！」後來雍正皇帝在深宮裡暴斃，弘曆承登大位，就是淸高宗乾隆帝，他登位十五年春季，有一天到圓明園遊玩，這天早上天氣陰沉，不大覺得炎熱，可是一交晌午，陽光猛烈，司儀仗的忘記了携帶黃羅傘蓋，把乾隆帝晒得汗下如雨，不禁犬發脾氣，把隨從各人罵得狗血淋頭，人叢中忽然有人說道：「典守者不能辭其責！」乾隆帝喝道：「那一個人這樣大胆！在朕面前說話？」那說話的人立即跪倒叩頭，乾隆帝定睛看時，原來是個抬御轎的轎伕，生得唇紅齒白，模樣淸秀，竟然跟那亡故的宮嬪有幾分相似，乾隆帝暗吃一驚，立即吩咐他匍匐上前，仔細看去，說也奇怪，那轎伕的下頷，居然有一顆紅痣，殷紅如血，跟乾隆帝當年暗裡咬破指血，點在那已死宮嬪頷下的位置一無二致。淸高宗更加詫異，便問那轎伕的出身名字，方才知道他名叫和坤，出身還是滿洲的官學生，奏對之間，口齒伶俐非常，乾隆帝龍心大悅，立即召他返回宮裡，充當起大內總管來，從此平地靑雲，扶搖直上，當了中堂學士，權傾天下。至於和坤是不是那妃嬪托生，那是鬼神之說，所謂輪迴投胎，不外是齊東野語，虛無縹渺之談而已，不過淸朝前人筆記，有這一段記載，姑且抄錄出來，供給茶餘酒後消遣罷了。和坤

得到皇帝寵幸，少不免窮奢極侈，酒色快活，未到中年，突然得到一個「軟膝」呢？原來他的膝蓋軟弱無力，走不到二三十步，兩腿便自痠軟起來，不能舉步，和坤雖然有的是錢，請盡了京中的名醫，藥物吃了無數，也醫不好，後來還是由一個醫生想出主意，宰殺一頭活犬，把狗皮帶血剝下來，包裹膝蓋，這樣一來，軟膝病便不發作，步履也和常人一樣了。不過只可以維持一個時辰左右，過了個多時辰，軟膝病仍要發作，非要再宰殺第二隻活狗不行，似這樣的天天要殺幾隻活狗，剝皮包膝，才可以上朝參拜皇帝，在和坤本人說來，當然是絕大的苦惱。這次狄浩川參奏他不成，貶謫新疆，和坤十分惱恨，忽然想出一個歹毒的主意來，原來他聽見人家說過，塞外天山的雪峯絕頂上，生長着一種異物，名叫做「白龍胆」，所謂「白龍胆」的本身，是天山特產的一種白蛇，這種白蛇在雪地裡出沒，總是一雌一雄，形影不離，土人叫牠做「白龍」，如果活捉了雌雄一對，破腹取胆，價值連城，因爲這一種「白龍胆」，有起衰壯陽的奇效，凡是陰虛虧損的症候，一服下白龍胆，必定可以轉弱爲强，有意想不到的功效，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，把白龍胆列爲貢品之一，着令西域各部酋長進貢，可是天山白龍生長不多，要活捉一雌一雄的，更不容易，土人即使不斷入山，翻山越嶺找尋，往往也捉不着一對，西域各部酋長只好拿別的蛇胆冒充，大內府也知道這東西不易尋找，知之作爲不知，胡亂收下便算，和坤知道自己的軟膝病，還是早年色慾過度，斲伐太多得來，換句話說，完全是虛損的症候，要想醫治，非要得到眞正的白龍胆，配藥服食不可。他不禁眉峯一皺，想出計策，把胡騰蛟靳兆魁兩人喚到跟前，授了一道密令，叫他帶同府中武士安維勇、柳元春、佟天豹三個，一共是五個人，立即起程到新疆塞外去，吩咐他們在迪化到伊犂這一段路途上，假扮强盜，



把狄浩川父子殺死，順道到天山下，用重金僱請本地土人，到深山裡找得白龍胆，帶回京師，完成這兩件事，回到京師，不但可以得到重賞，說不定還派到外省去，做總兵提督的官職，胡騰蛟滿口答應，一行五人立即離了京師，到西北去，他和靳兆魁兩人在甘肅青海一帶，當了多年綠林强盜，熟悉西北路上情形，同時又知道自己的盟兄鐵閻羅，這些年頭流浪西北塞外，當了馬幫頭領，只要和他取得聯絡，殺死狄浩川父子和找尋天山白龍胆，必定可以順利成功，故此他們跟踪着狄浩川到了烏魯木齊（即是迪化），胡騰蛟便使出當年在綠林道的手段和暗語來，不到幾天，居然跟鐵閻羅一班馬幫盜黨取得聯絡，康成澤聽說舊日的盟兄弟到來，不禁喜出望外，正要派人迎接，那知道胡騰蛟一行五個相府武士，剛才出了迪化城，便自不明不白的失踪了！直到現在啞謎揭破，原來被這對少年男女在半路中途取了性命。

鐵閻王和羣盜看見腦袋，嘩然大叫之下，禁不住怒火冲天，剛要飛身撲前，不過他究竟是馬幫頭領，見慣了大陣仗，比較沉得住氣，雖然怒燄陡熾，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，陰惻惻的問道：「小狗，你怎樣把和中堂五個武士一起殺了，連屍體也不剩下，沒影無踪，可以跟太爺說明嗎？」少年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姓康的，你要知道你的盟弟怎樣送命嗎？也好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來跟你說明了吧！本來我們兄妹也沒心殺他，他偏偏要自尋死路，當這姓胡的帶領四個同伴，騎馬離開迪化不久，忽然遇見了一夥哈薩克人，正在那裡搶新娘……」鐵閻羅點了點頭，原來哈薩克這一族，習尙勇武，盛行搶掠婚姻，因爲回疆一帶，男多女少，依照伊斯蘭教（即是回教）的規矩，一個男子可以娶四個妻子，所以一般王公酋長，以及擁有財富的牧人，多數是三四個妻子，這樣一來，部落裡的年青女子，便不

夠分配了。一個女子剛剛成年，往往有四五個男子到來求婚，女家的父母必定把女兒居爲奇貨，故意高索妝奩，那一個男子出代價高，便把女兒嫁他，他們所謂妝奩，不外是牛羊若干頭，哈達（一種精細的帛布）若干疋之類，但是有些貪財的父母，往往要求婚的男子拿出幾百頭牛羊，或者是幾十疋哈達這樣一來，便不是普通人所能夠負担的了。那些沒有能力出得起妝奩的男子，只有冒險出之一搶，名叫做「搶新娘」。他們搶的方式，就是糾合了幾十個青年男女，趁着女子父母離開帳幕，人孤力弱的時候，猝然間出其不意，直衝入帳幕裡，把心目中女子搶走，綁上馬背，拚命飛跑，女家發覺之後，必定派人追趕，不過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，如果那男子能夠携帶女的逃出百里以外，沒有給女家的人追上，這女子就是男的新娘了， 男的在米已成炊之後， 照例給回多少牛羊哈達給女家，叫做「補禮」。所以「搶新娘」這個玩意兒，也是草原上的奇怪風俗呢！少年接着說道：「那姓胡的本來是個强盜胚子出身，賊性不改，看見那女子姿容秀美，被背綁在馬上， 哭哭啼啼， 好像帶雨梨花一般，忽然動了色心，立即拍馬衝了過去，叱喝這一班哈薩克男子，把新娘放下來，這些哈薩克人當然不肯，三言兩語，雙方動武起來，哈薩克人雖然人多，可是胡騰蛟這五人，全是和坤相府的衞士，武功狠辣，不到半個時辰工夫，已經殺傷了二十多個哈薩克人，恰好我們兄妹半路經過，起先還以爲是哈薩克人聚衆行兇，搶刼漢人商旅，動了俠義心腸，上前幫助，那知道一走近之下，立即明白是這樣一回事，姓胡的看見我妹子生得美貌，竟然喝令同伴過來動手，要把我妹子一起擄刼！姓康的，小爺爺到了這個地步，還能夠手下留情嗎？當然是把他們五個宰掉了啦！」鐵閻羅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很好，小子，你用甚麼武功殺他？」少年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怎樣殺他們嗎？說起來眞慚愧，我



打死他們只用一雙空手，並沒有動用寶劍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躲在房裡的狄公子大吃一驚！他知道胡騰蛟五人既然是和中堂的心腹武士，萬里迢迢的派他們到西域塞外來，殺害自己父子，武功必定不同凡俗，看胡騰蛟五個武士能夠力戰幾十個勇武的哈薩克族人，把對方殺傷了一大半，本領之高，可以想見，這少年雖然英姿爽朗，究竟年紀還輕，功候未純，剛才雖然露了一鱗半爪，單掌打落金頭虎莫大剛的雙鐧，可以說他能夠只用一雙空手，便把胡騰蛟五人打死，未免不入人信了。鐵閻羅獰笑道：「小子，你有沒有吹牛，你多半是趁姓胡的五人跟哈薩克人打得精疲力盡，出其不意用暗青子把他們打死，憑你這小子也能夠空手殺人，那簡直是白天說夢！」少年哂然一笑道：「好！我就算是白天說夢，我來問你，姓胡的是不是用一柄鋸齒刀，他生平慣用的是不是五虎斷門刀法？」鐵閻羅心中一凜，暗裡想道：「咦！這小子怎會知道？」立即問道：「不錯，小子，你怎樣跟他交手？」少年冷笑答道：「怎樣交手？胡騰蛟的武功，比起你手下剛才跟我交手的頭領還要高强，他的五虎斷門刀法，確是力大招沉，異常精熟，我用空手入白刃法，跟他接了二十一招， 姓胡的使到廿二招『二郎劈山』，反背撩刀，吃我使壓雲掌一按他的刀背，接着一翻手腕，用剪梅指割破了咽喉，嗚呼送命！還有那一位姓靳的用判官筆跟我動手，他的本領比姓胡的相差一着，我跟他接了十四招，姓靳的用『鳳凰展翅』疾點我的兩肋，被我用『金鷄刷翎』雙掌一分，卸開雙筆，回手一掌，使了招鐵甲手，打碎他的胸骨，同時畢命。還有其他三個武士，也不過被我在三五招之間，完全弄翻，最沒有骨頭的，還是那叫甚麼柳元春的武士，爬在地上哀求饒命，供出一切，我本來要放他，我妹子却上前一脚踢斷了姓柳頸骨，結果也同歸地府。哈薩克人見我

宰了仇人，滿心痛快，照他們本族的規矩，割下首級送給我們，我們把耳朶送給一位官宦公子，腦袋帶來給你見見哩！」殺人本來是一件大事，少年談笑從容，若無其事的說出來，鐵閻羅手下一班盜黨，個個胆戰心驚，舌橋不下！

院子裡一片沉寂，客店裡的賊人，不問受傷的還是沒傷的，暗裡胆寒，鐵閻羅突然呵呵狂笑起來，笑過一陣，突然雙眼一睜，獰笑說道：「小子，不管你是眞正英雄，還是假吹牛皮，你傷了我許多手下，今天晚上，康太爺先把你這兩個小狗宰了！」鐵閻羅話才說完，肩頭晃處，雙掌一分，蒲扇似的大手，向少年肩頭抓落，他這一下藏了毒砂掌的厲害煞着，少年不慌不忙，掌心向上一接，手腕一轉，「三星拱月」，把鐵閻羅的手法解了，鐵閻羅氣勢虎虎，踏前一步，左掌猛翻起來，朝他肩頭一按，這是擒拿手的殺着，少年後退半步，丹田一搭，氣達四梢，雙臂環抱，左肘一抬，使了招「懷中抱月」，又把鐵閻羅的擒拿手拆了，鐵閻羅斷喝了一聲，叫道：「你這小子原來是峨嵋派門下。」

少年冷笑一聲道：「狗强盜！你看這手功夫是峨嵋派嗎？」就話聲中左脚一起，疾踢鐵閻羅腿彎「白市穴」，這是少林派潭腿的功夫，鐵閻羅愣了一愣，疾忙回手擒拿，五指如鈎，閃電也似的向少年脚踝一抓，少年左脚收回，右掌一招「手揮琵琶」，直擊向鐵閻羅的後腦海，這又是北方形意門五行拳的功夫了。鐵閻羅扭頭一閃，少年雙拳齊出，叫了一聲：「着！」分擊賊人兩肋，這一招却是「岳家連拳」的功夫，總而言之，少年跟鐵閻羅這一交手，十幾個照面的功夫，已經變換了七八套拳法，鐵閻羅吃驚不小，連忙向手下盜黨喝道：「沒用飯桶！你們站着看戲嗎？還不過來幫手！」院子中二十多賊黨，聽見首領這樣一喝，個個拔出刀劍，包圍過來，少女柳眉一挑，她伸手向背後一抄，



錚的一响，抽出一柄澄如秋水、寒光四射的寶劍，衝進賊黨人叢裡面，劍光閃電似的一繞，只聽見叮噹噹一陣斷金戛玉的响聲，五六個賊黨的兵刃，竟然吃那少女的寶劍齊齊削斷。

羣賊不禁大驚失色，因爲今天日裡鐵閻羅指揮他們追踪這一對少年男女，在白龍溝以西草原上交手的時候，這一男一女始終沒有把自己的佩劍拿出來使用，男的只發出一種帶着烏金光芒的暗器，女的只用鐵胎彈弓打出彈丸來，一陣暴雨驚雹也似的密襲，便打傷了三十多個賊黨，連馬幫二頭領九頭獅殷亮，雙尾蝎唐威也被暗器打傷，這對少年男女大笑連聲，縱馬而去。總而言之，這對少年男女雖然佩着長劍，由始至終沒有使用，那知道這少女這一動用起寶劍來，竟然是削鐵如泥的神物，鐵閻羅手下這些馬幫强盜，個個嚇得胆裂魂飛，吶喊後退。

鐵閻羅看見少女的劍這樣鋒利，又驚又怒，倏地虛劈一掌，跳出圈外，喝道：「拿我的兵刃來！」一個傷了額頭的賊黨，由臥房裡面奔出來，手裡捧着一柄厚背紫金刀，鐵閻羅一伸手，把紫金刀抄在手裡，惡狠狠的罵道：「好小子！康太爺跟你在兵刃上決個高下！」罵聲未了，刀光一閃，這盜魁兜頭蓋頂，用了着「亂推彩靈」招式，朝着少年砍了下來，狄公子看見鐵閻羅的刀法猛惡迅辣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姓康的果然不愧是馬幫的總瓢把子，他的本領比起莫、彭兩頭領來，至少要强了十倍！」

少年似乎不大把鐵閻羅放在眼內，輕輕一閃，讓過刀鋒，反手一把，硬用空手入白刃法，「白鶴展翅」，擒抓敵腕，鐵閻羅武功不弱，那裡容他抓着，手臂繞處，使了招「八方風雨」，刀光直取中盤，少年矮身一閃，再由側面撲進，左手擒拿，右手橫拍，疾擊鐵閻羅的脈門要穴，康成澤立即一拖刀背，「橫磨十萬」，截斬少年臂膀，這少年一連使了三招擒拿絕着，還不曾把鐵閻羅的厚背紫金刀

搶奪到手！少女在旁邊叫道：「大哥，用寶劍吧！」少年一邊用短手法追搏，一邊應道：「二妹別忙，我跟他再拆二十招，看看能不能夠得手再說！」只見他跳高竄矮，在刀光裡鑽出竄入，掌劈指戳，抓拿捏打，不到片刻之間，已經鬥了二十多個回合，鐵閻羅的「五虎斷門刀」法，緊密異常，把門戶封閉得十分沉穩，刀光猶如車輪一般，少年跟他鬥到三十回合，忽然長嘯一聲，叫道：「狗賊，不讓你了！看劍！」反臂一抄，錚的一縷青光出鞘，劍花繞處，左邊一着「雷神揮鑿」，右邊一招「電母照鏡」，分刺人身大穴。鐵閻羅大吃一驚，喊道：「咦！小子！你怎的會使雷電披風劍法？」

少年面色微微一變，可是不旋踵間，又再恢復過來，喝道：「臭賊！你也知道雷電披風劍嗎？掛一點彩，做見面禮物吧！」嗤嗤嗤，連刺三劍，「電光三現」，劍劍精絕，鐵閻羅竭力抵擋，一邊招架一邊叫道：「你是史存明大俠的甚麼人？快說出名頭來！」那知道鐵閻羅喊聲未了，少年的劍身已經向下一挫，按住了鐵閻羅的刀背，閃電似的向上一撩一絞，叮噹兩聲，這盜魁登時虎口震裂，厚背紫金刀脫手飛出一丈多遠。



## 第三回：廿載含恨癩姑訪天山

鐵閻羅心裡嘆了一聲：「想不到我康成澤橫行塞外，一世之雄，却死在一個無名小子的手裡！」他索性把眼睛一閉，瞑目受死。那知道少年的劍鋒倏地圈轉，只用劍尖向他耳邊一挑，刮的一聲微響，鐵閻羅覺得右半邊臉頰火辣辣的，原來一隻右耳已經叫少年割了下來，少年手裡三尺青鋒再向他的肩頭一拍，喝道：「狗賊，便宜了你！滾吧！」

兇神惡煞的鐵閻羅，吃了這個大虧之後，威風全歛，伸手捧着面頰，踉蹌倒退幾步，羣賊一窩蜂也似的上前，把他護住，有幾個不知死活好歹的盜黨，還想揮動兵刃上前，恃衆取勝，鐵閻羅陡的一聲叱喝，把他們制止住，別看他血流披面，仍舊神色自若，他一彎腰把砍落在地的耳朵拾起來，突然塞進口裡，一陣亂嚼，居然把耳朵生吃下肚。狄鵬舉看了不禁駭然，想道：「毒蛇噬腕。壯士斷臂，這不過是世人一句形容言語，誰知道這强盜頭子眞正是連自己的耳朵也吃掉！可見他平日爲人的兇悍了！」

少年兄妹見鐵閻羅吃了耳朵，微然變色，鐵閻羅又向同黨手裡，拿過金創藥來，敷了創口，獰笑說道：「小子！太爺的耳朵是掉了，可是仍然在我的肚裡，沒有吃虧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。小子！你是史存明的甚麼人？留下萬兒，我康成澤只要有三寸氣在，總有一天要你本利淸償，不敢說萬兒的，一生一世都是兎蛋，知道嗎？」少年劍眉一豎，不旋踵間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很好！人過留

名，雁過留聲，你一意要找我算帳嗎？小爺爺就把名字告訴你，我叫做史劍虹，這是我妹子史凌霜，住在北天山阿特瑪朗峯，你在這幾年內，再拜明師，練好本領，再來現眼。你說的史存明就是我爹爹，知道沒有？」羣賊聳然變色，鐵閻羅却由鼻孔裡重重的哼了一聲，扭轉頭來，向手下賊黨叫道：「收拾一切東西，出窰！」出窰就是離開客店，羣賊呼哨一聲，紛紛擾擾，有的入臥房收拾行李，有的到馬廐去牽牲口，不到半晌，鬧烘烘的離開客店去了，這班賊人一走，客店立即恢復了原來的寧靜。

這姓史的一對少年男女，看見鐵閻羅帶領盜黨連夜遁走，知道他們吃了敗仗，沒有顏面再在客店逗留，不禁哈哈大笑，笑了一陣，史劍虹道：「妹子！這裡的事完了，咱們走吧。」史凌霜應了一聲，剛要飛身縱上屋瓦，狄鵬舉突然推開臥房門走了出來，拱手說道：「二位留步！剛才小弟在房裡看了一幕龍爭虎鬥，對兩位的本領不勝景仰，如蒙不棄，請到房裡小坐片刻如何？」史劍虹兄妹對狄公子的猝然出現，並不感到意外，史凌霜首先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這位公子不是剛才到鐵閻羅臥房的窗下去，要多管閒事嗎？如果不是……」史劍虹立即喝道：「住口！」他向狄公子道：「公子盛情，我們兄妹十分心領！只是我們自小秉承庭訓，決不跟滿清官府中人往來，尊大人是回部宣慰使，我們不便攀交，人生有如萍水，何處不可再逢？公子明天還要趕路，請吧！」兩兄妹各自把身一幌，颯颯兩聲，宛似一雙紫燕，掠上瓦檐，只一起落之間，便自沒影無踪了。狄鵬舉看在眼裡，十分嗟歎！

你道史劍虹史凌霜兄妹怎會到承化堡來？這得要迴溯本書前集「冰原碧血錄」未完的故事，原來史存明當年在鄺爾額抗清失敗之後，他看見一切大事已經烟消雲散，便依照智禪上人的遺示，跟岳金



楓伊麗娜熊素珊范金駒范金驥等一班英雄個別分手，瀟湘仙子把黛絲麗公主帶上崑崙山，史存明却和冷霜梅到青海崆峒山去，拜訪鐵爪魔娘，算是踐了大雪山下喇嘛廟的宿約。這時候鐵爪魔娘已大澈大悟，跟冷霜梅冰釋前嫌，欵留他們住在三元宮裡，彼此切磋印証了一個多月武功，方才分手。冷霜梅回到星宿海，史存明呢？他却和孟絲倫同到北天山阿特瑪朗峰去，結廬而隱，從此不下紅塵，雙宿雙棲，過他們神仙美眷的歲月了。他和金弓郡主結合的第一年，生下一個兒子，第二年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史存明便用「斷虹」「凌霜」兩柄寶劍，給自己兒女取了名字，他起先給自己兒子取名叫史斷虹，女兒叫史凌霜，金弓郡主却嫌「斷」字不雅，結果改了做史劍虹，他兩兄妹得自父母天賦，從極小時候起便自嗜好武技，史存明把峨嵋派入門的本領教兒子，孟絲倫却把彈弓絕技傳授給女兒，兩兄妹在父母指點之下，心無旁騖，本領突飛猛進！光陰迅速，過了十五六個年頭，史劍虹和史凌霜兩兄妹，已經亭亭長成，出落得丰神俊朗，英姿颯爽，眞個和天上的金童玉女相似。有一天，北天山宿雪初霽，陽光由彤雲裡出現，史劍虹和史凌霜兩兄妹，清早起來，做完早課之後，依例跑到阿特瑪朗峯頂，練習雷電披風劍法，兄妹二人正在練得起勁，冷不防背後有人冷笑道：「雷電披風劍法，不外如此，眞個是聞名不如見面了。」

史劍虹兄妹出其不意，嚇了一跳，急忙扭頭看時，原來自己身後不遠地方，站着一個中年道姑，這道姑的模樣並不算怎樣醜陋，可是全身皮膚除了頭面外，長了一身極難看的疥癩，東一片疤，西一塊痕，重重叠叠，兩隻手背結滿疥癩的瘡痂，手指也呈現痙攣的形狀，令人望而生畏，一張灰暗暗的面孔，完全沒有半點血色，身上穿了一件黑色道袍，史凌霜素性愛乾凈，看見這道姑一身疥癩的樣

子，已經惡心，再聽見她出言唐突，更加滿肚子不高興，喝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我們的劍法怎樣聞名不如見面，你說！」史劍虹年紀略長，性情比較沉着一點，他知道北天山罡風凜冽，冰雪載途，一年之中，每年除了六七八三個月，積雪溶解季節，有少數藥伕子到山下尋找天山雪蓮之外，難得有一個生面人到來，尤其是大雪封山的時候，連猿猴也難得攀上，這道姑孑然一身，居然能夠扳升到北天山巔頂，必定不是等閒人物，他立卽喝住了妹子，向那癲道姑拱手道：「晚輩年青技淺，剛才演的劍法有甚麼不對眼之處，請老前輩賜敎。」

癲道姑神色十分傲岸，由鼻孔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們練的劍法，只可以欺負三歲小孩子，嚇嚇那些不懂武藝的人，要我賜敎你們嗎？哼！憑你們也不配！」她說着一彎腰，由地上抓起一大塊堅冰來，只見癲道姑把冰塊捧在左手，右手沿着堅冰本身，修削幾下，碎冰紛紛跌落，俄頃之間，那一大塊堅冰，居然被癲道姑用手掌之力削成了一支二尺有餘，三尺不足的冰劍，要知道天山上終年積雪，所結冰塊堅硬無比，逾於鋼鐵，癲道姑居然能夠用手掌之力，像刨木也似的，削出一支冰劍來，眞個是駭人聽聞，史劍虹史凌霜兄妹看在眼裡，不由嚇了一跳！

這中年道姑削成了一段劍形的冰塊之後，握在手裡，冷笑說道：「你們聽了我的話不服氣嗎？來來來，咱們比試一下，我把這個當做寶劍，只守不攻，先讓你們十招！」史劍虹兄妹被癲道姑這樣一激，那裡還沉得住氣，叱喝一聲，雙雙拔劍向前，他們用的雖然不是斬銅削鐵寶劍，也是百煉青鋒，兩兄妹看見癲道姑藐視自己，也不再跟對方客氣了！一出手便用雷電劍絕招，迴環擊刺，癲道姑面含冷笑，左手平舉當胸，右手冰劍並不使動，身子却是東一飄西一盪，引得史劍虹兩兄妹團團亂轉，史



劍虹史凌霜一口氣向她刺了十三四劍，連衣裳也沾不着，癲道姑等他們每人攻了十招，方才叫道：「你們小心，我可要還手啦！」冰劍一引，直指史劍虹咽喉，這一下來得沒影無踪，其疾如電，史劍虹大吃一驚，疾忙用個「雨打枯荷」之勢，一彎腰身，橫劍回削，方才把癲道姑這一毒招化開，癲道姑又叫了聲：「着！」劍花一繞，這回不攻史劍虹了，劍尖直指史凌霜的太陽穴，她這一劍竟然是由史凌霜絕對想不到的方位進招，小姑娘一駭非小，連忙扭身旁竄，癲道姑一聲長笑，刷刷刷，連攻數劍，劍法奇詭，飄忽如風，把史家兄妹逼得風旋雲轉，史凌霜心中有氣，暗想：「這癲道姑使的只是冰棒，不是眞劍，我何不用劍跟她硬封，把她的劍截成兩段？」念頭才動，癲道姑一劍向她腰背刺來，史凌霜不假思索，用個「雷神揮鑿」，橫劍一封，那知道她的劍剛才跟癲道姑的「冰劍」一撞，猛覺對方的冰劍有一股極大的粘力，自己劍鋒顫了一顫，如鐵附磁，虎口脹痛欲裂，史凌霜不禁大駭，正要用力回奪，只覺得一股奇寒如冰的冷氣，由對方手上發出來，透過自己的劍，貫入肌膚，小姑娘不由自主，打個寒噤，癲道姑突然叫了聲：「去！」冰劍向上一揚，史凌霜的劍登時脫手，飛上天空六七丈高，噹的一聲掉了下來，把地上的冰雪敲碎一大片。

史劍虹看見自己胞妹寶劍脫手，恐怕癲道姑要加害於她，連忙向前一竄，搶在史凌霜的面前，刷的一劍，向癲道姑肋下刺去，史劍虹的招式還不曾完全使出，背後一聲洪喝：「孩兒！不要動手！」一個長髯隆準，穿着明朝衣冠的中年人，飛跑如風直向山頂奔到。

這中年人正是史存明，他在峯麓的草廬裡，忽然聽見峯頂爭鬥追逐之聲，要知道一個武功練到登峯極頂的人，耳朵往往可以聽出幾里以外的聲音，何況在這萬籟俱寂，生物絕跡的雪山頂上，史存明



史劍虹兩兄妹被那黑怪道姑打得劍飛人翻。



十分詫異，立即振衣出門，果然看見自己一對兒女，被一個疥癩奇醜的黑衣道姑肆意戲弄，他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自己不踏塵世十多年，那裡來了這樣一個武林高手？史存明年紀大些，比起從前持重得多，立即出聲把兒子喝住，史凌霜看見爹爹到來，尖聲大叫：「爹爹！這癲道姑上門欺人，她拿一根冰棒做劍，把我的劍打掉了哩。」

史存明一振衣袂，搶上峰頂，向史劍虹兄妹喝道：「你們學了幾天本領！居然對前輩無禮，給我退下！」這兩個少年英俠只好退在一邊，癲道姑把冰劍向地一擲，單掌問訊，說道：「無量壽佛，尊駕想來是十多年前，威震西域回疆的史存明大俠了！」史存明慌忙還禮道：「那裡話來，就是區區在下，却不敢當大俠兩字。」癲道姑冷然一笑道：「素仰素仰，貧道不但久仰史大俠是抗清大英雄，尊夫人也是女中英傑，貧道這次由南疆吐魯番跋涉千里到來，登臨天山，要把自己練的一套劍法，跟史大俠的雷電披風劍法，印証印証。」她說着把右手袍袖一揚，錚的一響，拔出一支烏光閃閃的烏金小劍來，平舉眉心，叫道：「强賓不能壓主，請史大俠不吝珠玉，賜教貧道爲要。」

癲道姑這一下突如其來，史存明十分駭異，他這十餘年來隱居天山，除了教導自己兒女之外，從來不會跟過外人交手，更談不到結下仇家，這癲道姑無端端的到北天山來，要向自己挑戰，眞個是奇之又奇，怪之又怪！史存明抱拳笑道：「道長太會說笑！我史存明跟道長素昧平生，怎可以無緣無故的動手，而且這許多年以來，我史某人對武功一門，已經拋荒……」他還要說下去，癲道姑已經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說謊！你的本領生疏了嗎？口不對心，看劍！」烏金小劍刷的一閃，向史存明胸口便刺。

史存明雖然涵養功深，可是看見癲道姑這樣傲慢無禮，也禁不住心頭火發，他這十餘年中，不住孜孜苦練，武功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，癲道姑一劍刺來，史存明輕輕一幌身，也不見他提腿拾足，已經退出兩丈以外。癲道姑一劍刺空，喝道：「好身法！看招！」嗤嗤兩劍，上刺雙眼，下掛胸膛，這兩劍都是攻向史存明的要害，史劍虹沉不住氣，叫道：「爹爹！接劍！」把手中劍向父親迎面一擲，史存明教兒女練劍的時候，傳遞兵刃完全用拋擲的方式，他看見兒子將劍劈面飛來，立即長嘯一聲，猿臂伸處，右手二指輕輕一撮，便揑住了劍柄，這一下以指就劍，拿揑要湊合時間，倘若不然，整隻手掌也要被劍鋒削掉，癲道姑看得清楚，暗裡喝釆：「姓史的果然名不虛傳！我這一次能不能够勝他，要憑自己本身造詣了。」

她心中雖然這樣想，口裡喝道：「姓史的，實不相瞞，我跟你沒有樑子，跟尊夫人却有一段淵源，這許多年以來，我練了一套子母離魂劍，要想拿它來闖蕩江湖，縱橫天下，可是不到泰山，不知五嶽之高，只好先拿你的雷電披風劍來試招了，你當我以武會友也好，挾恨尋仇也好，不用客氣！」話聲甫歇，颯颯颯颯，連刺五劍，左邊兩劍，右邊兩劍，中間又疾刺一劍，一出手就是五招，這一招有個名堂，叫做「五鳳來儀」，刹那之間，癲道姑用了五手不同的劍法，史存明忍不住說了個好字，寶劍橫空一掠，抖起一道丈多長的劍虹，劍鋒自左而右，倏地中途一變，劍勢陡的逆轉，衝開癲道姑的劍點，疾刺她左眉尖的「陽白穴」，史存明出手這樣快，竟能够把劍勢隨意變換，如臂使指，這是劍術裡面最難練的一招，名叫「星渡銀漢」，史劍虹兄妹齊聲叫妙，癲道姑却一低頭，竟然在間不容髮的空隙，躲開了這一劍。



史存明心中駭然，估不到這癲道姑劍法如此奇詭，身法如此精妙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癲道姑又一聲清嘯，烏金小劍一引，又向史存明下三路刺到，一出手又是三點，有如行雲流水，史存明揮洒自如，劍光如練，呼的一繞，用了着「怒雷行空」，把癲道姑劍點撞開，癲道姑殺得興起，劍法一變，劍光四展，身隨劍走，步伐輕靈，有如花雨繽紛，水銀瀉地，刹那間四面八方，全是癲道姑的影子，史存明身劍合一，在劍光中飄來幌去，兩人身法越展越快，不一會化成一片寒光，裹着兩條人影，星飛丸瀉，兎起鶻落，史劍虹兄妹站在旁邊，分不出那個是癲道姑，那個是自己的爹爹，兩人搏鬥雖然猛烈，却聽不見劍鋒交擊之聲，雙方用的全是上乘的身法和劍術，稍沾即走，攻虛搗隙，只見雪峰頂上，劍光繚繞，人影幢幢，此去彼來，眼花撩亂，冰雪紛飛，別看只得兩個人比劍，竟像數十百人在那裡奔騰追逐，龍爭虎鬥。

刹那之間，鬥了一百多回合，史存明越發驚奇，自己的雷電披風劍雖然是峨嵋派眞傳，可是這十幾年以來，自己參透了地缺翁的圖譜，以及天池三老傳授的各種奇功妙技，揉合在雷電披風劍法裡面，比起原來的更加繁複，更加奧妙，換句話說，即使是智禪上人復生，也要感到青出於藍，後學勝於前學哩！可是這癲道姑居然能够跟自己打個平手，以本人生平對敵的經歷來看，癲道姑的本領，還在鐵爪魔娘、金山雙醜，以及薩菩婆各人之上。她這一套子母離魂劍法，十分古怪，有武當派的達摩劍，有嵩陽派的羅公劍，有終南派的青萍劍，還夾了越女劍、白猿劍、五行劍不少奇招絕着，總而言之，集百家劍法之大成，一爐共冶，可是其中却有不少變化，比如原來劍法是攻左的，她却刺右，原來是刺上的，她却攻下，叫人防不勝防，兩下裡翻翻滾滾，鬥了二百餘合，一片彤雲升起，陽光隱沒

雲中，光景立即暗晦，癲道姑劍法突變，只見她劍勢展開，全是進手招式，烏金小劍忽而上指，忽而下戳，腳步飄飄浮浮，狀如醉酒，劍法也是雜亂無章，好像勢窮力竭一般，史劍虹看在眼裡，不禁大喜，向史凌霜說道：「二妹，爹爹這回一定贏了。」

可是史存明的面色，十分凝重，他緊咬着口唇，突然凝立不動，寶劍展開，化成一道光幢，只守不攻，不管對方用怎樣古怪的劍招試探，史存明始終是穩紮穩打，癲道姑覺得對方劍光凝重如山，撲攻不進，心頭不禁凜然，想道：「我已經和他拚鬥將近三百招了，兀自佔不了半點便宜，看來他的功力還在我之上呢！」鬥到分際，史存明突然劍光一展，用了招「定陽針」，劍鋒直指癲道姑的眉心，癲道姑見他棄守為攻，心中暗喜，想道：「今回你沉不住氣啦！一定上我的當！」烏金劍左右一抖，竟然同時抖起五個光圈來，似虛還實，那知道史存明陡的一聲叱喝，左掌一伸，使了一招「天女橫戈」，這是瀟湘仙子傳授玄玄拳的絕招，癲道姑估不到他在劍法之中使出掌法來，大吃一驚，她本來要用一着「陰魔搜魂」的劍法，捲住史存明的「定陽針」劍招，然後猝用全力反擊，那知强風一陣，壓向胸前，癲道姑只好回劍護住身體，誰知史存明這一着「天女橫戈」只是虛着，掌風才發，陡的往回一收，那一招定陽針却原式不動，嗤的一響，寶劍刺向癲道姑的頭面，這道姑估不到史存明的勁力，竟能夠這樣收發自如，她急不迭忙把面一仰，劍光閃處，竟把癲道姑頭頂的慈菇髻削了半隻下來，史劍虹兄妹拍手大笑道：「妙啊！這一劍只差分寸之間，便把惡道姑整個天靈蓋揭掉了去！」

癲道姑想不到苦戰大半天，敗在史存明的劍下，不禁醜面泛紅，托地向後一跳，把烏金劍納回袍袖裡面，單掌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史大俠劍法果然高明，不過貧道這回敗得不大甘服，三年之後再



見！」說着一聳身跳下山峰，飛也似的跑去，眨眼之間沒了影跡。史劍虹高聲叫道：「爹爹快追趕過去，把她殺了，以免後患！」史存明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胡說！還不給我返回家裡！」史劍虹兄妹吐了一吐舌頭，跟着爹爹返回屋裡，孟絲倫恰好由後山回來，看見丈夫神色有異，問道：「明哥，今天怎的悶悶不樂，是不是孩子們生你的氣？」

史存明搖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今天咱們遇了一個勁敵！」孟絲倫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怎麼？我們在北天山隱居了十多年，風平浪靜，那裡來的勁敵呢？」史存明便把自己爺兒三人遇着癲道姑，以及比劍經過，說了一遍。史存明說完之後，問道：「娘子，這道姑說跟妳以往有一段淵源，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呢？」孟絲倫沉吟半晌，恍然大悟說道：「哦！那一定是她了！」史存明道：「是那一個？她跟我素昧平生，以前也不曾跟妳見過面哩。」孟絲倫道：「這是我已故師傅飛龍師太結下的仇家，你知道我師傅當年情場失意之後，遠走邊荒，性情大變，她老人家的脾氣比火還猛，在西域結下了不少仇人，有一年，她有事路過南疆，在莎車城遇着了一位由中原來的武林高手，名叫鐵指神姥慧月，她是個帶髮修道人，兩下裡不知怎的，言語失和，動起手來，雙方鬥了二百多合，慧月道姑給我師傅使出飛龍劍絕着，一劍把右手四指齊根削斷，我師傅當時下手無疑狠辣一些，叫對方永遠不能用劍，誰知慧月受傷之後，神色自如，若無其事的把地上幾根斷指拾了起來，說道：『很好！我今天承蒙賜惠，始終有一天要妳還這筆帳，即使我本身天年已盡，不能夠親自報仇，也由我的徒弟代報，小心等候便了。』我師傅當時向慧月說了幾句挖苦的話，大意說她自己本領不外如此，怎樣能夠教出好徒弟來？別說是徒弟不能報仇，連徒孫也沒有法子報復呢！慧月聽了也不動怒，冷笑幾聲逕自去了。後來

我師傅返回中原，死在淸宮，這件事我也忘記得一乾二凈了，難道這癲道姑是慧月的門人不成？決無此理！事情不會這樣湊巧的啊！」

史存明道：「世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，她今天輸了一招，說敗得不服氣，三年之後，一定再來找我決個雌雄，寧可信其來，不可信其不來，這幾年內，咱們還要加意練功呢！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可歎！」孟絲倫嗟訝了一陣，只得罷了。可是由這天起，史劍虹史凌霜兄妹的心理，發生了極大的轉變，他們自小生長在天山上，以爲自已傳了父母的絕技，天下無敵，那知道遇着了癲道姑，交手之後，方才知道自已的本領，簡直渺小到卑不足道，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渴望走下天山，到江湖上闖蕩一番，增長見識，可是她兩兄妹自小服從慣了父母，沒有父母命令，不敢擅自行動，只有藏在心裡罷了。史存明自從癲道姑走了之後，每天更加督促兒女用功。光陰迅速，不經不覺過了三個年頭，史存明和孟絲倫兩夫婦，天天提心吊胆，等候癲道姑捲土再來，可是奇怪得很，一連三個多月，始終不見那癲道姑再上北天山，史存明還不放心，親自下天山幾次，向附近的牧民土著打聽，有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個滿身疥癩，面貌奇醜的中年道姑，可是這些人異口同聲的回答沒有看見，他只好懊喪地返回山上，又過幾天，史劍虹突然向父母開口道：「爹爹，那癲道姑在三年之前，曾經說過在三年後再到北天山來，找尋你老人家比劍，那知三年期限過去將近半年了，兀自不見她來，孩子想到山下走走，順便打聽那癲道姑的消息，不知道爹爹肯不肯呢？」史存明聽見兒子要起意下山，勃然變色，剛要開口申斥他兩兄妹一頓，孟絲倫急忙笑說道：「你先不要罵他，男兒志在千里，虹兒霜兒年紀已經大了，要他們長年株守在天山上，那是決不可能的一件事，不過准許你們下山，要有三個條件！」史劍



虹起先看見父親現出嚴厲的面色，不禁大失所望，以爲這一次必定不准，那知道母親却出來緩頰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！兩兄妹不約而同的回答道：「娘，我們只要能够下山去走走，別說三個條件，三十個條件我們也答應！」

孟絲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眞是小孩子的心性，罷罷罷！我就替你父答應你倆下山，第一，你們下山時候，不能太久，三個月內就要回來，最遲也不能够過一百天。第二，你們下山切不要向別人談及父母的名字。第三，絕對不准你們交結甚麼人，更不許恃武炫弄，殺傷無辜，這裡一共三個條件，可知道嗎？」史劍虹兄妹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「很好！我們一意聽從娘的吩咐便了。」

史存明知道妻子的心意，也把面色放緩，諄誡了他們一番，並且把江湖禁忌，武林同道的規距和禮節向兩個兒女說了，最後把師傅智禪上人遺留下的凌霜劍，與及自已用慣了的斷虹劍拿出來，交給史劍虹兄妹兩人，正色說道：「你們兩個拿了這兩把劍去，殺奸除惡，鋤强扶弱，不要辜負了化龍神物，知道沒有？」史劍虹兄妹凛然聽命，第二天他們果然收拾一切馬匹行李離開北天山，這就是兩小英俠兄妹出現在新疆草原的來龍去脈，嗣後引起了一連串比鬥和變故，各位看下去便知不提。

再說狄公子看見史劍虹兄妹走了之後，十分吁嘆，暗裡埋怨自已福緣淺薄，把這兩個異士奇人，失之交臂，當天晚上一宿無話，第二天繼續起程上路，狄浩川知道和坤派來的武士，已經被那姓史的少年劍客殺死，心懷開暢，不像昨天以前的默默含愁了。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經過了七日七夜的風塵跋踄，狄家父子這一行人終於到達了伊犂，伊犂在滿淸一代，是西北防邊的一座重鎭，（由乾隆初年起，滿淸一直有重兵駐守，同治初年，新疆發生回亂，淸軍被逼撤出，俄人乘機佔據，後來

左宗棠平定回亂，與俄人歷經交涉，幾至兵戎相見，才把伊犂收回，直到民國以後。）清朝在這裡駐屯了幾千旗兵，可是伊犂城和附近一帶的統治權，還在當地回王的手裡，這時候伊犂回王名叫阿薩布旺，性情强悍，對清朝是口服心不服，狄浩川不過是個區區宣慰使，這是沒有權勢的閒官，跟候補道一模一樣。阿薩布旺那裡把他放在眼裡，只吩咐回兵收拾兩間土屋，給狄浩川父子下榻，狄鵬舉看見這兩間土屋狹隘晦暗，塵土盈寸，還有一股說不出的霉臭味道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向狄浩川說道：「爹爹！這回王分明是瞧不起咱們，把這狗窩也似的房子給我們住！不行，我要問問他去。」狄浩川阻止兒子道：「鵬兒！小不忍則亂大謀，還是隨遇而安吧。和坤在名目上叫我做宣慰使，其實是把我們充軍遠邊，到了這地步，我們還擺甚麼官架子呢？」狄鵬舉只好忍氣吞聲，回王對他們十分冷淡，連接風酒席也沒有。一直過了三天，到第四日早上，阿薩布旺方才派一名阿洪到來，（阿洪是回教清眞寺的長老）說道：「大王近日因爲事忙，沒有空來拜謁，對貴使十分簡慢，非常不安，明天請到皇宮裡去喝杯水酒，順便看看那天舉行的『呼圖音克』大典！」狄浩川客氣幾句，阿洪方才道別，狄鵬舉等來人走了之後，便向父親問道：「爹爹，甚麼叫做呼圖音克典禮？」

狄浩川搖搖頭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了！大抵是他們族裡一種祭神的典禮吧！」狄鵬舉十分氣悶，到第二天早上，回王居然派了犂牛拖拽的毳車，到來迎接，請狄浩川父子到皇宮去，這一着却出乎狄鵬舉意料之外！父子兩人穿着整齊，狄浩川還帶了清朝理藩院的公文，一同上車到皇宮去。



## 第四回：萬里追踪孤兒逃邊荒

阿薩布旺回王住的宮殿，就在伊犂城的中心，是一座紅石砌成的宮室，雖然比不上中原皇帝宮殿那樣美奐美輪，也別有一番莊嚴的氣象，狄浩川父子跟阿洪長老，一直來到回王宮殿的石拱門前，方才下車，阿薩布旺降階迎接，狄鵬舉細看這位威震塞外的伊犂回王，只見他生得獅鼻豹眼，巨顱海口，模樣十分威武，一見了狄浩川，含笑上前，依照伊斯蘭教俗例，行過了相抱禮，寒暄幾句，方才引他們到了後宮，後宮是雲石砌成的，裡面是一個大花園，有假山石和噴水池，狄鵬舉估不到在這荒涼的西北塞外，也有這樣窮奢極侈的宮殿，正在嘖嘖稱異之間，殿上已經奏起音樂，十幾個頭戴花環，半裸着上身的宮女，流水也似的端出酒菜來，須臾之間，酒席已經擺好，阿薩布旺坐了主位，狄浩川父子側面相陪，酒過三巡，鼓樂忽然停止，阿薩布旺笑道：「貴宣慰使不辭跋涉，萬里迢迢的到敝邦來，西北荒凉之地，無以娛賓，今日皇宮裡舉行呼圖音克大典，請貴使到來觀光，開開眼界！」說罷左手一揮，叫道：「開始！」大殿的走廊下，响起了一陣凄凉的胡笳聲，其聲嗚嗚，令人聽了肌膚起栗，接着走過一隊紅衣武士來，個個手捧雪亮的長刀，狄鵬舉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不好！這番王不懷好意。」他立即探手入衣襟底下，揑住了匕首柄，準備那些紅衣武士如果對自己父親有異動，自己不管怎的，朝着主位飛撲過去，一匕首把這回王扎個透明窟洞。

狄浩川看見走廊下出現武士，面上也是微微變色，不過他知道伊犂城駐紮着八千多名旗兵，阿薩

布旺就有天大胆子，也不敢加害自己，所以他仍舊保持着一貫鎭靜的態度，紅衣武士經過殿下，走到空地中心，站了一圈，就在殿前豎立起十根木標來，另外一隊紅衣武士跟着進來，押進十個鐵索瑯鐺，蓬頭垢面的犯人，狄浩川恍然大悟，原來伊犂回王要在自己面前，斬決人犯，這就叫做「呼圖音克」大典，叫自己來觀光，眞正豈有此理。

狄鵬舉憤怒異常，心想這回王眞正可惡，請自己爹爹看斬殺犯人，這不是殺鷄敎猴，有意恐嚇自己嗎？他本來是個年少氣盛的公子哥兒，再也不能够忍耐了！開口問道：「王爺！這些人到底犯了什麽罪？要把他們殺頭呢？」阿薩布旺聳肩笑道：「尊駕會錯意啦！這些人完全是偸東西的罪犯，照我們伊斯蘭教的規矩，要行斬手刑罰，這種玩意兒是中原沒有的，貴使想來也不曾見過，今日特地請貴使來，開開眼界。」說罷一陣呵呵狂笑。

原來西北回疆一帶，自從唐朝以後的千百年來，盛行伊斯蘭敎，（卽是回敎）回敎的風俗跟中土完全不同，比如禁吃猪肉，一個男子可以娶四個妻室，都是中土的人聞所未聞的，對於懲治盜犯，更加特別，凡是抓着偸東西的人，不管他所偸的東西價値多少，一律要把這人的右手齊膀斬掉，（這種野蠻風俗直到現在中東好幾個回敎阿刺伯國家，仍然存在。）他們斬手的方式是把犯人背綁在一根木標上，嗚鼓聚衆，然後當衆把犯人的手拉直，用一個石圈套住，刀光一閃，便把臂膀砍下，被斬手的犯人當然痛得死去活來，也有不少斬了手的犯人，流血過多死去，這眞是一種殘酷的刑法！狄鵬舉又驚又怒，阿薩布旺叫道：「行刑！」武士立卽動手，把這十個犯人背綁在木標上，狄浩川忽然叫道：「且慢！」阿薩布旺愕了一愕，不旋踵間失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貴使原來胆小，不敢看我們行刑，也



好，把他們推出宮門去斬手吧，不用在這裡啦！」

這幾句話滿含譏諷，狄浩川面上仍然不動聲色，用手指着左邊第二支木標的犯人道：「王爺，這犯人年紀還小，他也偸東西嗎？」狄鵬舉定睛看去，十個犯人之中，九個全是成年的哈薩克人，只有左邊第二支木標綁的是個小孩子，這小孩還是個漢人，面目俊秀，肌膚白皙，看來不過十四五歲年紀。阿薩布旺答道：「哦！凡是斬手的人，一定是犯偸竊罪的，這小孩子昨天晚上，偸偸鑽入一個牧人的營幕，偸玉米棒子吃，給帳幕裡的人看見，把他抓住，當然也要斬手，在咱們這地方，漢人犯法也一樣照規矩處置。」他最後這兩句話，竟是微露不滿。

狄浩川向回王說道：「王爺，這犯人可否帶他上來，讓我問他幾句話？」阿薩布旺看見狄浩川節外生枝，阻擋行刑，心裡非常的不高興，可是碍着他是清朝皇帝的宣慰使，不能够不賣點虛假情面，伊犂回王只好點了點頭，向武士道：「把這孩子鬆綁，帶他上來！」武士轟諾一聲，立卽鬆了綁繩，把孩子帶上大殿，這孩子面無人色，沾滿淚痕，向狄浩川叩頭，狄浩川非常不忍，柔聲問道：「孩子，你叫什麽名字？那個帶你到塞外來？怎的要偸人家的東西？你父母呢？」他問到這一句，那孩子哭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的父母被仇家害死了。只剩我一個逃得性命，跑到伊犂城來，因爲肚餓難挨，又乞不到食物，偸了人家兩根玉米棒子，請大人救我一救！」玉米棒子是回疆貧苦人家的食物，是用粟米和稷麥粉混合搓成麵棒，十分粗糲，這孩子居然餓得要偸這些東西吃，可見他的情形，實在狼狽之至！狄鵬舉插嘴問道：「你叫什麽名字？是中原那一省的人？」孩子答道：「我名叫江虎兒，是蘇州人，一年以前還在江南呢！」狄鵬舉還想問他父母是什麽人物，給那一個仇人害死，狄浩川已經向

阿薩布旺陪笑說道：「這孩子年紀還輕，所偷的東西也不值錢，請王爺看我狄某薄面，把他免了斬手刑吧！」阿薩布旺不等狄浩川說完，馬上搖頭回答道：「這怎可以，不行不行！偷東西的一定要斬手，這是咱們教中規矩，祖宗成法，絕對不能改變！絕對不能赦免！」

狄鵬舉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王爺，他偷了多少東西，由我們十倍賠還給你，那不就行了嗎？何必要叫他終生殘廢？」阿薩布旺看見狄公子現出悻然之色，心裡更不高興，冷笑說道：「他偷的玉米棒子本來不值錢，我們也不稀罕貴使賠償，要想免這孩子的斬手刑，本來是不能够，可是看在貴使面上，也未嘗不可以破例一回，但是要有一個條件！」狄鵬舉忙道：「什麼條件？請說！」

阿薩布旺奸笑一陣，說道：「孤王聽見人家說，中原文物薈萃之邦，出了不少有本領的能人，狄公子萬里隨父到敝邦來，想來一定精通武藝的了？」狄鵬舉盛氣答道：「晚生在中土的時候，胡亂學過一些武藝，却當不起精通兩字！」這回王爺點點頭道：「那好極了，叫亘無霸出來！」武士應聲去了，不多時候，走廊盡處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，須臾俄頃，一個武士裝束，六尺多高的巨人走到殿前，伊犂回王用手一指道：「狄公子，這是咱們敝邦第一名力士麻兒罕，力能分開狂牛，咱們叫他做亘無霸，狄公子和他角力，如果打勝了他，我不但把這孩子釋放，連其他九個犯人，也可以免却斬手的刑罰！」狄浩川一看這巨人武士，不禁大駭！

原來這外號亘無霸的武士麻兒罕，身材高大得驚人，頭如笆斗，虎背熊腰，兩條腿足有水桶般粗細，全身的肌肉纍纍然墳了起來，皮膚像古銅一般的顏色，碧眼虬髯，威風凜凜，一望而知，是個力大無窮的人物，狄鵬舉如果跟他一站，還不到對方的肩膀，伊犂回王叫這樣一個武士來跟自己兒子動



手，這不是有意爲難嗎？那知道狄公子哂然一笑，站起身來，刷的卸掉了長衣服，交給隨從，說道：「好！既然王爺這樣賞面，我狄鵬舉就捨命陪君子，跟這位亘無霸比武。」

狄浩川看見兒子要下場比武，一驚非同小可，顫聲叫道：「鵬兒，不要冒險，兵兇戰危，打架不同開玩笑！」狄鵬舉道：「爹爹放心，孩兒雖然練武無成，也不致敗在這巨人的手裡。」江虎兒停止了哭泣，睜大眼睛看定了場中心，連那九個要斬手的犯人，也不約而同的屏息靜氣，看着事情變化，伊犂回王宮廷武士，個個肚裡暗笑：「這白面書生也似的公子哥兒，居然要跟咱們國裡第一力士比武，可說是自討苦吃，這次不死也要重傷哩。」

狄鵬舉却是意態悠閒，走下殿階，伊犂回王却用本族土語吩咐了麻兒罕幾句，狄浩川父子雖然聽不懂，也約畧估到阿薩布旺吩咐亘無霸手下留情，不要傷害狄公子性命的意思，狄鵬舉胸有成竹，走到金剛巨人也似的麻兒罕跟前，笑道：「來來來，你用力打，不用客氣！」麻兒罕鼻孔裡哼了一聲，陡的揚起瓦鉢大小的拳頭，呼的一拳，朝着狄公子面上打到。

他這一拳挾着勁風，力發千鈞，尋常人被他這一拳打中，就要變成肉餅，狄鵬舉不慌不忙，把身一矮，用個「青蛇入洞」，嗖的一响，打從麻兒罕胺窩下面鑽了過去，衆人不禁哄然大笑！麻兒罕一拳搗空，很迅速的把身一轉，伸出樹幹也似的雙臂來，向狄鵬舉攔腰一抱，狄公子身形一歪，又避過了，倒竄後四五步，麻兒罕又落了個空，伊犂回王不禁皺了一皺眉頭，想道：「這小子十分滑溜，可是咱們的巨無霸厲害無比，他那裡躲閃得來，如果再閃避三幾次，我立即開聲喝住他，算他輸了。」

亘無霸兩下抓抱狄鵬舉不着，禁不住心頭火起，想道：「王爺叫我不要傷人，你這小子居然這樣

可惡？看我不撕開你才怪！」兩隻蒲扇大手揚空一攫，當頭抓落，狄鵬舉却一個「巧步旋身」，身子一幌，又搶到痲兒罕的背後去了，他這一下躲閃，趁勢還招，呼的一脚蹴出，他用了個「潭腿」式子，拍的一响，踢中痲兒罕的腰背，可是痲兒罕的身子粗壯，皮肉結實，狄公子這一脚無異踢在鐵砧板上，只有替他呵癢的份兒，痲兒罕心頭火起，大喝一聲，兩隻巨靈之掌一起一落，又向他反攫回來，狄公子又一扭身避過，他兩人這樣一追一逐，奔雷逐電似的，眨眼之間，已經對拆了五六回合，痲兒罕氣力充盈，他用的是摔角手法，一舉手一抬足，帶着大股勁風，雙掌上下翻飛，照準了敵人手足關節抓攫，如果一下被他抓着，不死也要重傷，狄公子用的却是輕靈小巧的身法，左竄右跳，攻虛搗隙，活像一尾泥鰍，痲兒罕別想抓得他着，有時候還抽空向他打上一拳，踢中一脚，把痲兒罕氣得哇呀呀的亂叫，狄浩川見兒子往往能够在千鈞一髮的關頭，一閃身避過痲兒罕的殺着，方才畧爲放心，可是他仍舊揑了一把冷汗，想道：「這巨人武士氣力充沛，工夫一大，恐怕鵬兒不是他的敵手！」狄浩川儘管這樣担心，狄鵬舉已經跟痲兒罕對戰了四五十合，他心裡暗暗盤算，自己的氣力不



如對方，如果再鬥下去，只有吃虧的份兒，不如拚冒奇險，瞄準他的要害作猝然一擊。狄公子忽然想起自己在常州故里練武的時候，先後拜過好幾個師傅，其中一個姓陳的武師，教了自己半年，便自不辭而別，飄然而去，他只教了狄公子一套燕青拳，着重翻身滾閃，另外一下「綿裡穿針」的手法，當時狄公子嫌他過於簡畧，這姓陳的拳師說道：「百藝不如一藝精，練拳也是一樣，即使你學上一百套拳法，每一套只

狄鵬舉在回王金殿中與回國第一大力士比武。

懂得少許皮毛，那又有什麽用處？公子天賦過人，本來應該找尋一位名師，專心學藝才行，可惜世上名師難求，只有教公子精研一套拳法罷了。」狄公子看見姓陳武師立論與衆人不同，不禁嘖嘖稱異，後來他不辭而別，狄鵬舉也惆悵了好幾天，今天狄公子在回宮和亘無霸武士相鬥，用的還是那一套燕青拳滾閃之法，他忽然想起那一着「綿裡針」來，决定冒險一逞，他起先走了十幾個乙字，叫厤兒罕跟隨着他大兜圈子，轉了十五六個圓圈，估量對方有多少頭昏腦脹，然後向前一竄，舉手一拳，猛向亘無霸武士小腹打去。

狄鵬舉跟亘人武士鬥了幾十回合，從來沒有正面進拳的，這一回狄公子踏正中宮迎擊，回宮裡的武士不禁駭然，以爲他今回必定自討苦吃，厤罕兒果然閃電也似的伸手一攫，抓住了狄公子的臂腕，狄浩川大吃一驚！以爲自己兒子今回一定難逃斷骨折臂之災，那知道厤兒罕的手掌剛才抓着狄鵬舉的手臂，五指還未合攏，猛覺對方腕肘一翻，手臂像游魚也似的由掌底滑了出來，接着向上一聳身，厤兒罕以爲對方要飛脚踢自己的胸膛，他剛才挨了狄公子幾脚，半點損傷也沒有，所以並不在乎，厤兒罕準備狄鵬舉雙脚一踢自己胸脯的時候，趁勢翻掌上攫，抓住他的足踝，然後甩向地上，把對方摔個半死！那知道狄公子這回不用雙脚，却使出「綿裡針」的手法微握右拳，做了個「雞心錘」，呼的一拳搗出，疾如閃電，一下打中厤兒罕的右太陽穴，這一着打中敵人要害，厤兒罕陡覺眼前一黑，一陣天旋地轉，亘大的身軀向後一仰，撲通咕冬，推金山，倒玉柱也似的躺倒在地，登時暈了過去。

狄浩川看見亘人抓住了自己的兒子，兩條人影一交，撲通兩响，立即有一個人倒了下來，他以爲自己兒子遭了毒手，眼前一陣昏眩，如果不是坐在椅子裡，這位狄老先生恐怕要躺在地上了。狄公子



一下打暈了厤兒罕，托地向後一跳，哈哈大笑，狄浩川方才由迷惘中淸醒過來，這時候才知道躺下的不是自己兒子，而是亘人武士，不禁大喜欲狂！狄鵬舉雖然面色微紅，却不喘氣，走回大殿之上，向阿薩布旺道：「王爺，晚生僥倖打勝貴國第一力士，這小孩子可以釋放，那九個犯人可以免了斬手之刑吧！」阿薩布旺的神色十分尷尬，乾笑幾聲說道：「好好！狄公子眞正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，就瞧在你的面上，破一次例，把他們統統放了。人來！」衆武士轟諾一聲上前，阿薩布旺叫道：「把厤兒罕抬回去，那十個犯人統統鬆綁，各自回家，不用行斬手刑了！」那九個哈薩克人好比遭遇了皇恩大赦！個個等武士鬆了綁繩之後，立即低頭出宮去了，只有江虎兒兀立不動。狄公子等各人散去，笑道：「喂！孩子，你還不走，站在這裡幹嗎？」江虎兒突然把雙膝一屈，跪在狄鵬舉的跟前，說道：「小的承公子爺救了性命，無疑起死人而肉白骨，小的這條命完全是公子爺的，由今天起，我願意跟隨着老大人和少爺，做個僮兒，請公子爺收留了我吧！」說罷又叩下頭去，狄鵬舉却知道高低輕重，立即回過頭來，望了一望父親，狄浩川點頭道：「他是個可憐的孩子，無家可歸，鵬兒，你把他收留了吧！」

狄鵬舉因爲自己今後要在西域長久居住，客旅寂寞，巴不得希望有一個同聲同氣的漢人，做自己的陪伴，江虎兒要求收留的時候，他已經心中允許，不過要循例問問父親罷了。狄公子向江虎兒道：「你不用叩頭了，站起身來，換過一套衣服，先回客館去吧。」跟隨立即過來，把江虎兒帶下，伊犂回王因爲斬手刑法舉行不成，覺得十分掃興，草草終席，狄浩川父子也起立告辭，離開皇宮。在乘車回家的路程上，狄浩川向兒子問起剛才比武的情形，狄鵬舉一一說了，說到最後全憑那姓陳武師教自

已一着「綿裡針」打倒巨人，狄浩川不禁担了一把冷汗，說道：「孩子，幾乎把我的胆子也嚇破了，以後不要這樣冒險哩！」

狄鵬舉也想起剛才一幕比鬥，實在也是險極，西域武士有的是充盈的氣力，可惜欠缺靈活的躲閃，就拿今天這一位巨無霸來說，如果他也學會了避重就輕的打法，自己實在不容易取勝呢！他不禁想起史劍虹兄妹那副來去自如，戲弄馬賊，如入無人之境那一副身手來，不禁目定神馳，暗裡想着，倘若自己也有一天練成他們那樣本領，豈不是好！可惜這姓史的兩兄妹崖岸自高，不肯和自己攀交，多麼可惜，狄公子正在胡思亂想，馬車已經戛然而停，原來已經回到宣慰使客館裡。

狄浩川父子進入館裡，江虎兒已經換過一套下人的青衣，上前給老爺少爺叩頭，狄鵬舉喊他起來，說道：「虎兒，你用不着多禮，我向來不愛尊卑上下那一套，你也不用做下人的工作，陪我讀書練武便了。」江虎兒連聲說不敢當，狄公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問道：「你剛才在回王宮殿的時候，不是說過你的父母被仇人殺死，你一個人僥倖逃了性命嗎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！你的仇人是那一個呢？」江虎兒被狄公子這樣一提，不禁淚下如雨，便把自己的身世說了一遍，狄公子也代他扼腕不置。

原來江虎兒本身是蘇州人，他的父親名叫做江逢春，是江南一帶有名的太極拳高手，娶妻周氏，也是名師之女，江逢春在蘇州閶門外的七里山塘居住，家中頗有田產，生活還可以過得去，江虎兒自小在生活安定的環境裡長大，不知道什麼叫做憂愁，只有一件，江逢春從來不肯教他武藝，江虎兒有時候偷偷瞧了父親一招半式，背着人練，被江逢春發覺，大發雷霆，挨了一頓痛打之外，還罰他在庭



院裡跪上大半天，不准再練，這些都是孩子時候的事，後來江虎兒漸漸長大了，懂得人性，便問爹爹，怎的不肯把武功傳授給自己，江逢春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孩子，武功並不是一件好東西，會武的人多半給人打死，不得善終，古人有一句俗語，叫做獵狗終須山上喪，將軍難免陣中亡。就是這個意思，孩子，你還是多讀一點書，安份守己，不要整天想着跟爹爹練武藝了！」江虎兒聽見爹爹這樣說，只得罷了。光陰迅速，江虎兒長成一十四歲，有天早上，虎兒清晨起來，忽然看見大廳的牆壁上，灰泥剝落，牆磚上清清楚楚的留下九個掌印，凹陷半寸，掌指清晰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喊叫起來，江逢春由臥房裡走出，一見了牆上的掌印，面色大變，叫道：「罷了罷了！這魔頭相隔了十個年頭，居然找上門來，我們一家是死定了。」說着跑回房裡，關上房門，拿起酒來痛飲，江虎兒不禁莫明其妙，過了一陣，江逢春打開房門，醉醺醺的走出來，把夫人周氏和虎兒喊到大廳上，說道：「夫人，十年前的仇家，已經練成黑陰掌法，昨天晚上潛進咱們的家裡，在牆上留下手爪印，今天晚上一定到來，要殺光我們的一家，咳！當年我失手打死了他的父親，今日却是寃寃相報，還有什麼話說。夫人，你還是把下人遣散，立即帶了虎兒逃生去吧！」周氏夫人凄然說道：「相公，那魔頭在牆上一共留了九個掌印，咱們家裡恰好是九個人，拿九條性命來換一條性命，他已經在近處監視咱們，要逃跑嗎？也走不掉，不如大家想個死裡逃生的法子吧！」江逢春沉吟了一陣，說道：「法子倒有一個，只不知道行不行得通？」他說着把夫人喚入房裡，低語一陣，夫人由裡面出來，吩咐各人不用驚惶，依照平日一樣，然後由臥房裡拿出一綑細如絲髮的鋼線來，拿在手裡編織，這時候江虎兒如墮五里霧中，看見父親面色沉重，只顧喝酒，又看見母親坐在房裡，拿鋼線編織東西，父母二人都是各懷心

事，半句話也不說，江虎兒十分納悶，到了晚上，大家吃過晚飯，周氏忽然叫江虎兒早點上床睡覺，吩咐他道：「孩子！今天晚上你關了房門，不管外邊發生什麼事，也不要動，就是天塌下來，也不要管，乖乖的躺在床上，可知道嗎？」江虎兒只好唯唯諾諾。這天晚上，江逢春的家裡，一片寂靜，燈昏火暗，江虎兒躺在炕上，思緒如潮，那裡睡得着覺？兩眼望着帳頂出神，好不容易到了二更，江虎兒眼餳口澀，正要睡覺，冷不防外邊砰的一聲大响，大門給打開了，自已父親在廳裡大笑道：「姓奚的，一別十年，到今天晚上才來報仇嗎？哈哈哈！」接着一個深洪的口音喝道：「江逢春！今天是你全家畢命之期，一個人也別想活命！」接着兩聲慘叫，江逢春道：「奚老二，你殺死不會武藝的下人，算的是什麼英雄好漢？來來來，咱們拚鬥三百回合！」

剎那間大廳上起了一陣桌椅翻倒的聲音，風聲虎虎，顯見得自已父親跟來人打得十分兇猛，江虎兒再也忍耐不住了！他把母親臨睡時的吩咐拋在九霄雲外，一骨碌由炕上翻起身來打開房門，那知道他抽掉門閂，用力一推，房門仍不動，原來母親在房門外拿木條交叉釘上，所以不能推開，江虎兒心裡一急，使用蠻力連撞雙扉，一連撞了幾次，劈拍兩聲，把釘門木條硬生生的弄斷，才把房門打開，可是這時候鬥聲已經由大廳移到院子裡，江虎兒衝出房門，一脚踢在一個人的身體上，絆了一交，幾乎跌倒！他急忙低頭看時，原來是家裡的僕人阿福，面目糜爛，頭破腦裂，已經氣絕，死相十分可怕！江虎兒不由打個寒噤，縱目向廳上一看，所有桌椅東翻西倒，廳子的另一角躺着一人，赫然是另外一個僕人阿根，也是面目糜爛，五官鮮血迷糊，江虎兒嚇得魂飛天外！不過他仍然沒有減却好奇之心，跨過阿福的屍體，跑到大廳門口，向外一看，只見自已父母兩人，在院子裡跟一個半老頭子打做



一團，這半老頭子鬢髮花白，骨瘦如柴，獐頭鼠眼，一張面孔青得怕人，只用一雙空手跟江逢春夫婦對戰，江逢春用太極劍，周氏却用一對雙刀，刀劍翻飛，揮舞如電，那半老頭子却是昂然不懼，兩條瘦骨嶙峋的長臂，飛舞攫拿，着着進逼二人，每發一拳或是踢出一脚，骨節必定劈拍一响，別看他用空手，却把使刀劍的江逢春夫婦逼得團團亂轉，江虎兒心中一急，也不管自已不懂武藝，順手向院子地上抓起兩塊碎石，向那半老頭兒打去，江逢春一見大驚，高聲叫道：「虎兒退後！」他這樣的一喊，畧爲分神，瘦老兒已經倏的一手，抓住了江逢春的劍，手勁一震，叮噹兩聲，竟把江逢春的劍拗成兩截。

江虎兒不禁大驚，怪老兒疾如電閃，這邊拗斷了江逢春的劍，那邊閃電也似的穿出一掌來，砰的一聲，向江逢春胸口拍了一記，掌風過處，送來一陣腥臭，江逢春身子晃了兩晃，突然反手一掌，使了太極拳裡面一招「野馬分鬃」，打中怪老兒的右膀，巴的一响，怪老兒倒退三步。他估不到自已苦練十年的「黑陰掌」法，打中了江逢春，江逢春不但沒有倒下，反而回敬了自已一下太極掌，不禁大驚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江虎兒又是一石子飛來，打中怪老兒的額角，接着嗤的一响，右手衣袖又給周氏刀鋒割破了一幅，險些兒把他的左腕齊肘砍了下來，怪老兒吃了一驚，雙脚一登，身子掠空飛起，跳上院牆，只一起落之間，便自去得沒影無踪。周氏長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這魔頭給我們打走了！」江逢春却不說話，搖了搖頭，突然哇的一聲，吐出一灘黑血，江虎兒大吃一驚，連忙上前伸手攙扶，江逢春擺手道：「不用！你返回屋裡去吧！」周氏和丈夫一同回到廳上，江逢春把外衣一卸，江虎兒這時候方才明白，原來父親外衣底下，穿了一件鋼線織成的背心，一共是三層鋼線，他才

明白母親編織鋼線的用意，原來是給爹爹穿了防身，可是內外三重鋼線，完全給怪老頭子這一掌擊斷了。就是這樣，父親也吐了一灘血，不然的話，眞個要命喪當塲呢。江逢春雖然打跑了仇人，面上却是了無歡容，天亮之後，他立即買了兩副棺木，把阿福阿根兩個僕人殮葬，又把兩個僕婦，一個看門的老家人，還有一個遠房寡嬸叫來，每人給了一筆錢財，叫他們馬上離開，離家之後，立即到別的地方去，切不可在蘇州城裡逗留，到晌午的時候，江逢春夫婦把一切金銀細軟完全收拾，反釘屋門，房屋傢具完全不要，這位在蘇州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武師，爲了躲避仇人，帶着妻兒棄家逃命。

江逢春離家之後，首先僱了一輛車子，到達鎭江，由鎭江乘搭江船，溯着長江西上，一直到了湖北宜昌，方才捨舟登陸，取道河南陝西直入甘肅。原來江逢春有一個本門師叔，隱居在甘肅蘭州，他要想投奔到師叔那裡，求他解救厄難，那知到了蘭州，方才知道師叔在三年前離開這裡，到新疆烏魯木齊（即是迪化）去了。江逢春大失所望，他在蘭州人地生疏，只好跟了駱駝商隊到新疆去，一路上說不盡風塵僕僕，千辛萬苦，到了新疆口外，那隊商人是要到南疆去的，路程不同，江逢春只好和他們在哈蜜城附近分手，江逢春一家三口離開大隊走不到十里路，背後突然响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周氏一聽之下，心驚肉跳，叫道：「相公不好，怎的有人乘馬追趕我們？莫不是對頭追趕到來嗎？」江逢春道：「胡說，咱們離開家鄉已六千里，仇人怎會到來呢？」話未說完，一騎快馬絕塵而來，自遠而近，馬上人正是那個令人驚心動魄的瘦老頭子，呵呵怪笑說道：「江逢春，鋼線背心的秘密已經揭穿了！還想逃跑到那裡去？快來納命！」眞正是說着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江逢春兩夫婦不禁大駭。



## 第五回：癩姑設伏石屋囚雙小

江逢春立即向妻子道：「姓奚的仇家追來了，你把馬匹讓給虎兒，叫他自己逃命，我們就是死了，也還留下香火後代！」周氏立即把虎兒向馬背上一推，叫道：「孩子聽清楚了，你爹爹的仇人叫做黑陰手奚振，記牢這個名字！」只說這兩句話，颯的抽出馬鞭來，向那馬的後腿，刷刷，連抽兩鞭，那馬負痛之下，立時放開四蹄，飛龍也似的向大漠遠遠跑去，沙塵滾滾，刹那之間，跑出好幾十丈，自己父母和仇人怎樣交戰，生死如何，江虎兒一概不得而知了。

江虎兒坐在馬背上，緊緊抓住馬頸嚼環，三番四次要叫那馬停了下來，好使自己和父母同生共死，死也死在一處，誰知道那馬跑發了性，那裡肯停，一直跑出幾里以外，方才停了下來，他一滾鞍翻落馬下，坐在地上，放聲大哭，哭到聲嘶力竭，然後站起身來，那知道馱着自己來的馬踪跡不見，不知那個時候跑了！江虎兒這一急非同小可！沙漠裡沒有馬匹，等於自投絕路，他雖然只有十幾歲孩子，天性極是强毅，索性把心一横，就在沙漠裡漫無目的地走着，好在走不到十里路，遇着了幾個遊牧的維吾爾人，他們看見一個漢人小孩子在沙漠裡遊蕩，覺得十分納罕，便把江虎兒收留了下來，一直把他帶到迪化，那幾個牧人總算有始有終，因爲他們過的是居無定所的遊牧生活，不能够長久携帶一個漢人小孩，到了迪化之後，把江虎兒交給當地一個販賣牛馬的漢人客商，方才分手，誰知道那漢人客商却是個異常吝嗇的守財奴，一毛不拔，江虎兒在他家裡吃了幾天飯，他便肉刺起來，把江虎兒

趕到城外去，替他放牧牛馬，稍爲有一點不對眼，便自叱罵鞭打，簡直把他當做牛馬不若，江虎兒挨了三個多月，終於忍不住了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，冒夜逃亡，沿路上歷盡千辛萬苦，到達伊犂，因爲餓得發慌，偷人家的玉米棒子吃，被人抓住，幾乎遭了斬手之刑，如果不是遇着狄浩川向回王說情，狄鵬舉智敗力士，江虎兒已經兩世爲人了。他向狄公子訴說身世，說到傷心之處，淚下欄干不已！

狄公子太息了一陣，方才向江虎兒說道：「你的父母是不是給仇人殺了，你並沒有親眼看見，生死還說不定，或者他們吉人天相，能够脫險，也未可預料呢！不過你今後在我這裡，切要深居簡出，因爲說不定你的仇人會追踪上門，斬草除根，所以行藏要特別小心謹愼，知道沒有？」江虎兒點了點頭，由這天起，他就在宣慰使的衙門裡住了下來，宣慰使本來是個閒官，狄浩川在伊犂根本沒有事做，每天只是看看書本，吟詩飲酒罷了。狄鵬舉呢，他本來是個少年人，好動而不好靜，差不多每隔三五天，便帶隨從到伊犂城外去，跑馬射獵，他起先不敢帶江虎兒到城外，可是日子一久，狄公子漸漸忘了戒心，帶江虎兒出城，因爲江虎兒善伺人意，口齒伶俐，狄鵬舉對他十分鍾愛，有時興之所至，還指點江虎兒一些拳脚，所以他們名目上是主僕，其實和兄弟手足差不多呢！有一日天氣晴朗，狄公子和江虎兒兩人並馬到伊犂城外的大草原去，練習跑馬射箭，他們兩個都是少年任性的人，玩得興起，竟然忘記了返城的時候，不經不覺，過了晌午時間，江虎兒忽然覺得天氣漸漸炎熱起來，彷彿像江南的三伏暑天，立即叫道：「公子爺，怪事怪事，天氣怎的忽然這樣炎熱呢？在千里冰封的塞外，難道也有夏天的嗎？」狄公子抬頭望了望天空，忽然看見蔚藍色天邊的白雲，凝聚成魚鱗片也似



的樣子，狄公子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不好！飇風來了！」

原來西北高原一帶，靠近沙漠的地方，經常發生飇風，飇風並不是海洋才有的，因爲沙漠地帶，沙土之質鬆軟，熱力散發容易，晝夜之間，氣溫相差很大，所以西北塞外的人有一句口頭禪，那就是「朝穿皮袍午穿紗，暮擁火爐日吃西瓜」，日裡熱得要吃西瓜，晚上却冷得要烤火爐，冷熱的相差可想而知了。因爲氣溫的不正常，所以熱空氣不時上升，冷空氣不住下沉，這一來便產生了飇風，沙漠裡刮的飇風也有許多級，最厲害的叫做羊角風，一刮起來，幾日幾夜也不停止，天地昏黃，宇宙混沌，彷如世界末日，飇風到來之前，天氣必定十分炎熱，人馬不住流汗，狄公子到塞外雖然不過半年，已經有體驗飇風的經歷，立即向江虎兒說道：「飇風快要來了！這裡離伊犂至少有幾十里路，要趕返城裡經已來不及，眞是糟糕，還是見一步走一步吧！」他說着勒轉駿馬，向回路上飛跑，江虎兒也一催坐騎，啣尾緊緊追隨，跑不到兩三里，一陣異嘯劃空傳來，狂風陡然大作，飛沙走石，萬丈黃塵翻翻滾滾，有如千軍萬馬，狄公子尖聲叫道：「不好！趕快下馬！」兩主僕翻鞍下馬，雙手向地亂抓，抓了一道沙溝，把頭臉埋伏在沙溝裡，全身緊貼在地，一動不動，只覺得一陣陣灼熱的砂子，打在身上，耳朵裡只聽見一陣呼呼轟轟，彷彿海洋澎湃的聲音，他們嚇得緊緊閉了眼睛，連看也不敢看，像這樣提心吊胆的，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熱浪漸漸減退，風力慢慢減弱，又過了半個時辰，風定沙止，狄公子方才由沙溝裡抬起頭來，一望天空，突然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原來在飇風未到來之時，還是午牌過了不久的時候，麗日晴空，可是此刻他一望之下，只見夜幕低垂，繁星滿天，原來已經是二更天氣了！換句話說，這塲飇風足足刮了四個多時辰，江虎兒看見天

色入黑，不禁慌了手脚，說道：「公子爺，不好了，天色已經入夜啦！咱們怎樣回去？」

狄鵬舉吁了一口氣道：「這場颶風眞正厲害，閒話少說，咱們先把牲口找回再說！」江虎兒立即爬起身來，四下找尋，不一陣便找着了。原來那兩匹馬極有靈性，颶風一起，牠立即臥倒在沙丘下面，並沒有和主人分散，江虎兒催着馬匹站起，主僕兩人拭淨了馬身的塵土，正要踏鐙上馬，江虎兒突然面上變色，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！鬼叫！」

冷月淒清，夜影正濃，颶風過後的大草原，沙浪纍纍，如丘如陵，連半個生物也沒有，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，江虎兒突然喊起鬼來，狄公子雖然胆大，也禁不住毛髮俱豎，忙問道：「虎兒，你見鬼嗎！鬼在那裡？」江虎兒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鬼鬼！一個白衣的鬼，就在那邊！」他說着用手向左前方一指，狄鵬舉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沒有說錯，十丈以外有一座高可及人的沙丘，沙丘的半腰裡，突出一片白布，迎風飄幌，白布旁邊，彷彿還有一雙人脚，月色迷離之下，十分可怕。狄公子看了一陣，忽然跳下馬來，叫道：「虎兒，你看守着牲口，讓我去看一看！」江虎兒一聽之下，嚇得牙關打戰，說道：「公子爺……你你你……你過去做甚麼？鬼是陰的，人是陽的，人不犯鬼，鬼不侵人，公子爺何必要惹鬼上身哩！」狄公子又好笑又好氣，說道：「虎



兒不用害怕，俗語有說，邪不勝正，我過去看一看便回來，你只管放心便是。」他也不管江虎兒害怕不害怕，一溜烟跑到那座沙丘下，距離一近，狄鵬舉立即看得清清楚楚，原來那片白布是一塊披肩，上半截埋藏在沙裡，下半截露了出來，至於那雙人脚，原來是一個人的下半身，換句話說，那人上半身完全埋在沙裡，只得齊腰以下的一截，露出沙外，不用說也是颶風過後的罹難者了！（在沙漠裡突然發生的颶風，往往把許多走避不及的人畜活埋生葬在黃沙裡，所以一般行走沙漠的商旅，往往在途中發見大批人獸的骨殖遺骸，這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。）狄鵬舉立即回過身來，向江虎兒大叫：「虎兒快來救人，你剛才見的不是鬼，是被黃沙埋葬的活



狄鵬舉與書童一縱坐馬，跑上沙丘前去，查看究竟是什麼事情。

人哩！」江虎兒聽見主人這樣一說，方才消除了恐懼的心理，趕忙跑了過去，狄鵬舉和江虎兒主僕兩人一齊動手，先把那人埋身所在的附近沙土扒開來，然後再由狄鵬舉抓住他的白披肩，江虎兒提住他的兩脚，向外用力一拔，嘩啦啦一聲大响，果然把那人硬生生的由沙裡拔出來，狄鵬舉立即撥開那人頭面上附着的沙粒，使他能够呼吸空氣，主僕兩人一看這個埋身沙裡罹難者的面孔，禁不住咄咄稱怪！

原來那埋身沙裡的人，是個穿着皮衣皮帽的青年漢人女子，面貌娟麗，頸項間還圍了一條蜀錦做的白披肩，這少女在狄鵬舉的眼裡並不陌生，正是承化堡客店所遇史家雙俠之一的史凌霜！狄公子覺得十分驚詫！（至於史凌霜怎樣會出現在伊犂城附近，埋首在沙丘裡，下文自有交代。）他立即回過身來，向江虎兒說道：「虎兒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這女子還不曾氣絕，咱們趕快把她帶回伊犂去急救！」

江虎兒抿着嘴唇，作了一個會心微笑，他知道自己的少主人壯年未娶，知好色而慕少艾，或者他看中了這漢人女子也說不定呢！他故意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怎樣把她帶回伊犂城呢？男女授受不親，難道咱們把她背回城裡嗎？」狄鵬舉呵叱道：「胡說，你立即牽馬過來，把這位姑娘搭在你的馬背上，咱們主僕兩人同坐一騎，一同找路返伊犂吧！」江虎兒扮了個鬼面，主僕兩人合力把史凌霜扛上馬背，用韁繩拴住了她的腰身，然後二人同坐一馬，踏着沙丘沙浪，慢慢的返回伊犂，好在狄公子熟悉途徑，走不到三十多里路，便遇着了伊犂城外的滿清巡哨，狄鵬舉立即上前表露出自已的身份，哨兵認得他是新上任宣慰使狄大人的公子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引着他們主僕返到伊犂城裡，等到狄鵬舉主僕回到宣慰使衙署時，已經是五鼓垂盡，長夜將闌的拂曉時間了。



狄公子雖然累了一日一夜，仍舊關心史凌霜的安危，他吩咐下人把史凌霜扛入暖房裡，用熱水袋給她燙炙全身，又煎熬了濃濃的薑汁來，攙和了熱馬乳，灌給史凌霜吃，史凌霜埋身沙內經已有一個時辰，如果換了尋常不懂武功的人，已經窒息斃命了。好在她內功精湛，苦苦撐拒，饒是這樣，也弄得奄奄待斃，氣若游絲，一直到了第二天晌午，史凌霜灰白的臉龐然後漸漸透紅，眼皮和嘴唇也能够翕動了。狄公子又給她灌了一盅熱馬乳，史凌霜喝下不久，突然一個翻身由炕上跳起來，喝道：「惡賊道姑，欺人太甚，本姑娘跟你決一死戰！」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狄公子急忙向後一退，巴的一响，撞翻了一張小几，史凌霜立即睜開兩眼，發覺自已身在暖房熱炕，並不是在沙漠草原之上！追逼自已的仇敵也不見了，房中站着五六個人，只有一個少年公子，依稀認識，她驚奇得睜圓了水汪汪的杏眼，說不出半句話來，狄公子上前一揖道：「姑娘多受驚了！昨天伊犂城外那一陣颶風，十分厲害，姑娘的上半身也埋在沙裡，被晚生發覺了，挖掘出來，兀自昏迷不醒，晚生沒法可想，只好把姑娘帶回寒舍，施以救治，這情形可說是萬不得已！請姑娘予以原宥！」

史凌霜雖然是個英爽豪邁的女俠，畢竟是個黃花閨女，她在殺死和坤相府派來武士，搭救狄浩川父子的時候，事出無心，第二次在承化堡客店遇着狄鵬舉的時候，她對狄公子還意存輕視，估不到今天自已在沙漠裡遇了颶風之險，黃沙壅身，居然會被狄公子主僕拯救，眞個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！史凌霜聽見狄鵬舉救了自已性命，還要說客氣話，不禁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多承公子搭救！只是……」她順手向腰間一摸，突然失聲說道：「我的劍在那裡！」

原來她在埋身沙浪的時候，肋下還佩着那一柄凌霜寶劍，狄公子把史凌霜救回伊犁時吩咐江虎兒把她的佩劍解下，小姑娘剛才醒轉過來，便發覺自己失了隨身寶劍，她這驚非同小可！立卽叫出聲來，狄公子却是不慌不忙，叫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寶劍晚生已經代爲保存，沒有失掉！」立卽向江虎兒道：「虎兒，把那柄寶劍拿出來，交還史姑娘吧！」江虎兒應諾一聲，走出暖房，須臾之間，將一柄連鞘寶劍帶了進來，交回給史凌霜，小姑娘看見自己的寶劍無恙，方才放心，她道謝了一聲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多蒙公子搭救，可是這個地方我不能够停留，大德容日再報，後會有期！」她說着把披風向肩頭一繞，就要縱身出去，那知道史凌霜雖然甦醒過來，精神氣力還不會完全恢復，她要想立卽飛身離開，那裡能够？她身子還未縱起，兩腿已經發軟，身子一幌，幾乎跌翻在地上！狄公子已經看出來，他也顧不得男女之嫌，趕忙上前一扶，說道：「姑娘身子還未復元哩！還是在舍下休息半天，等氣力回復才走吧！」

史凌霜不禁粉面緋紅，原來她和史劍虹兩兄妹，在承化堡殺退了鐵閻羅手下一班馬賊之後，兩兄妹繼續到各地去行俠，因爲他們武藝超羣，人品出衆，不到兩個多月，史家雙小俠的英名，已經震動天山南北，尤其是史凌霜，愛用黃金鑄的彈丸打人，追飛逐走，一般人叫她做金彈女俠，只有一件，史劍虹兄妹到處找尋癲道姑的下落，始終沒有找着。駒光如駛，不經不覺，過了三個多月，史凌霜突然醒悟起來，父親只准自己兄妹下山一百天，百日之後就要返回天山去，現在將近一百天了，如果不立卽趕回去，誤了限期，必定要受爹爹重責，他立卽把這件事向史劍虹說了，史劍虹一聽之下，不禁着忙，兩兄妹就要取道返回北天山，那知癲道姑就在史劍虹兩兄妹回程的路上，突然出現。



這一天黃昏薄暮，他兩兄妹並馬走到北塔山附近的草原，這地方和外蒙古新疆交界的阿爾泰山，距離不遠，牧草豐盛，史劍虹兄妹在下山時候，經過這裡，看見許多哈薩克人在這裡放牧牛馬，可是在回程的時候，這地方空蕩蕩的，原有的哈薩克人連一個也不見了！史凌霜覺得十分納罕，她向史劍虹道：「大哥，這裡的牧草還很繁茂，我們在來時看見的牧人，怎的遷徙一空，連半個也不見了，你說這件事奇怪不奇怪？」

史劍虹點了點頭，他用盡目力遠眺，忽然看見草原的盡頭處，矗立了一間小小的石屋，屋頂還飄出一縷炊烟來。史劍虹道：「二妹快看，那邊不是有一間石屋嗎？三個月前，咱們還不見這裡有房屋，怎的現在會多出一間石砌的房子來？過去看看，或者住着漢人也未定哩！」因爲在天山北邊一帶，不論是蒙古人和哈薩克人，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，他們住的全是蒙古包，（一種牛皮帳幕）建造房屋居住，可是絕對不會，史劍虹兄妹立催卽一坐馬，跑到石屋之前，距離旣近，兩兄妹向石屋一看，不禁咄咄稱怪！

原來這間石屋不到兩丈見方，石色還新得很，可見得剛剛落成不久，這屋子沒有窗戶，只有屋門，屋背上却做了一個烟囪，剛才見的炊烟，就是由這烟囪裡飄出來，屋子裡面空如懸磬，只放好些乾稻草，連桌椅也沒有，他兩兄妹由屋門望了進去，裡面黑沉沉的，不像有人，史劍虹道：「喂！屋裡有人沒有？我們要討杯茶喝喝哩。」

他一連喊了兩三遍，不見有人，屋裡沒有半聲回應，史凌霜道：「大哥，這間屋子並沒有人，却冒出炊烟來，多麼古怪，咱們進去看一看吧！」史劍虹也覺得這間屋子透着蹊蹺，非要看個明白不

可，兄妹兩人雙雙跳落馬下，直入屋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史劍虹和史凌霜剛才跨過門檻，屋頂上哈哈兩聲怪笑，宛如蝙蝠也似，落下一個人來，向着屋門一截，竟把史劍虹兄妹堵截在石屋裡。

這人正是三年以前，在北天山阿特瑪朗峰下和史存明邀鬥的癲道姑，史凌霜驚叫了一聲，癲道姑雙手叉腰，阻住屋門，桀桀怪笑說道：「無知小狗，你們只知道東奔西跑，找尋你姑奶奶，做夢也想不到我會在這裡等候你們吧！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？地獄無門偏自投，哈哈哈！」

史劍虹兄妹不禁又羞又惱，到這時候才知道着了癲道姑的圈套，這裡附近的哈薩克牧人一定是那癲道姑趕跑的，這間石屋也是她臨時蓋搭，拿來做引誘自己的陷阱，至於癲道姑的本領，在三年前，他們兩兄妹已經在天山領教過了。史劍虹明白自己兩兄妹即使聯起手來，也不是這癲道姑的敵手，只有用激將計激她一次，小英雄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爹爹還以為你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，原來竟是這樣一個鄙卑無恥，詭計騙人的鼠輩！」

癲道姑哈哈笑了一陣，突然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小子！你說姑奶奶故意弄詭計來暗算你嗎？笑話，姑奶奶要殺你們，比揑死一個蒼蠅還要容易，如果你們進屋的時候，我只要一伸手，你們那裡還活命？」她這幾句話倒不是吹牛，史劍虹兄妹一想也是，癲道姑頓了一頓，又再獰笑說道：「我如果就這樣把你們打死，你們一定說我欺凌後輩，再說我許多天也不開殺戒了！不如就這樣吧！我把你們兄妹關在屋裡十天，這屋子裡儲了十日食糧，足夠我們三個人吃用，我也不用眞刀眞劍跟你們比武，只用一根樹枝代替長劍跟你們接招，你兩兄妹只管把雷電披風劍法和家傳武藝使出來，儘力和我週旋，我也不向你兩兄妹施展煞手，比武十天之後，姑奶奶認為你們沒有欺塲的話，立即放你走路，可



知道嗎？」她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並不打緊，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不禁勃然大怒。

他兩兄妹明白癲道姑這樣對付自己，表面上似乎冠冕堂皇，不屑欺侮後輩，骨子裡包藏了一個重大陰謀，癲道姑過了三年的約期，還沒有再上北天山，找尋自己爹爹比武，一定是對爹爹的雷電披風劍法還捉摸不透，為了小心謹愼起見，故意遲不踐約，却設下了這樣一個圈套，把自己兩兄妹引到這裡來，關在石屋裡面，藉口費十天功夫和自己兄妹比武，揣摩自己父親的武功劍法，好做將來踐約準，史凌霜首先沉不住氣，破口罵道：「混帳！」

癲道姑嘿的一聲冷笑，伸手向門後一探，抄出一段樹枝，這樹枝的長度三尺不足，二尺有餘，喝道：「小狗接招！」左手揑個劍訣，右手樹枝步走偏鋒，嗤的刺出，使的正是精心苦詣的「子母離魂劍」，別看一根小小樹枝，但是刺出之時夾着勁風，又狠又準，如果刺中的話，也和中劍無異，癲道姑使的是「子母離魂劍」裡面「無常阻路」一着，既攻史劍虹，又刺史凌霜，他兩兄妹那裡敢有絲毫忽怠，左右一分，雙劍出鞘，史劍虹的斷虹寶劍，用了手「丹鳳振翅」，刷的反劍上撩，史凌霜却一個「黃龍轉身」，一劍刺向癲道姑肋下，癲道姑心中一凜，想道：「不到幾年，這兩個小狗的武功，進步神速如斯？」她把樹劍一黏一連，把史劍虹兄妹雙劍齊齊卸向外門，陡的反手一撩一刺，「弱柳迎風」，三眠三起，嗤嗤嗤，連攻三招，先向史凌霜虛刺兩劍，逼她向左跳出三步，接着一翻手腕，樹枝幌處，疾刺史劍虹的胸口，喝道：「小狗，快用雷電披風劍招架！」

史劍虹吃了一驚，連忙伸左手向她樹枝上一撥，這是玄玄拳裡面「天女橫戈」的招式，史凌霜也使出雷電披風劍法，「雷神揮鑿」，嗤的刺向癲道姑肩背後「風府穴」，癲道姑叫了聲：「好！」樹

劍一抖，史劍虹兄妹只覺得手指劇痛，手中劍幾乎脫手飛去，不禁大吃一驚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癲道姑身形一幌，已經踏進了她兩兄妹的洪門，颯颯兩掌，同時按到史家兄妹的肋下，兩小兄妹不禁大驚，招架不及，只好束手待斃，那知癲道姑硬生生的把掌勁往回一收，並不吐勁，呵呵笑道：「小狗，貧道暫時饒你一遍，給你一個時辰，你兩兄妹商量好有破解我這一招的方法，方才再動手吧！」說罷向屋門口一坐，取出身邊乾糧，慢慢的吃，史劍虹兄妹看見癲道姑這副目中無人的樣子，眞個怒火冲天，史凌霜喘息了一陣，叫道：「大哥，這賊道姑有心欺侮我們，士可殺而不可辱！咱們過去跟她再拚！」

史劍虹急忙把妹子的衣角一扯，低聲說道：「二妹別忙，咱們鑽研好了破她這一撇掌之勢，方才動手不遲！」兩兄妹盤膝坐下來，喁喁低語，商量了好一陣，史劍虹、史凌霜想遍自己所學過的武功拳法，沒有一招可以破解，但是史劍虹忽然想起自己爹爹所得地缺翁圖譜之中，有一種巧妙的勁力，練成之後，可以扭轉脅下肌肉，把對方這沉掌一抹之勢，化解得沒影無形，立即向妹子說出來，史劍虹兩兄妹天資本來極爲聰頴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大家鑽研成熟，抬頭看癲道姑時，已經吃罷乾糧，正在那裡坐着用功，兩兄妹齊齊由稻草堆上跳起，叫道：「看招！」史劍虹用「電光三現」，史凌霜用「雷神殛妖」，雙劍齊出，兩柄斬銅削鐵寶刃，挾着勁風，猛向堵塞屋門的癲道姑刺去。

癲道姑一聲怪笑，抖着樹劍急架相迎，這番交手比起上次更加猛烈，史劍虹兩兄妹齊施展開雷電披風劍來，着着進攻，劍勢有如長江大河，滔滔不絕，癲道姑凝神應敵，把他們兩兄妹刺出來的劍招一式一着，完全熟記胸中，鬥了四五十合，癲道姑陡的身形一幌，踏進了兩小兄妹的洪門，依樣葫



蘆的雙掌一撇，又按到史劍虹兄妹的脅下，那知這一回不比前次了，癲道姑才一出掌，史家兄妹突然脅下一沉，肌肉陡的扭轉，她的雙掌登時按空，史劍虹史凌霜兩柄寶劍，却用了着「風雷交擊」，冷光閃處，向癲道姑頭頸砍落，她這一驚非同小可！立即雙脚一墊，用了個「燕雙飛」身法，斜斜掠了出去，迴身喝道：「好小子！這一招給你們破解了，可是還有別的絕技，兩個小狗瞧着！」話剛說完，癲道姑把樹劍一抖，嗤嗤嗤，連刺五劍，飄忽無方，史劍虹兄妹只好分開左右，迴劍招架，那知道癲道姑身形一幌，搶到他們背後，樹劍刺向史劍虹的背心，這一劍出手快捷之極，史劍虹陡覺背心一痛，已經着了樹劍，可是癲道姑却手下留情，樹枝尖梢只向他命門穴輕點一記，立即扣勁不發，又刷地一旋身，閃到史凌霜的背後，依樣葫蘆，樹劍向她背心靈台穴上，又輕刺了一下，然後一幌身跳向屋門，盤膝坐下，笑道：「小子！剛才這一下背後劍有個名堂，叫做『陰差勾命』，給你們兩個時辰工夫，研究破法，用點乾糧再想吧！」癲道姑眞個由身邊取出兩塊磨磨饅頭，朝着史劍虹兩小兄妹擲了過去！兩小兄妹雖然憤怒，可是剛才一場惡戰，已經累得精疲力盡，而且餓火如焚，不能够再打下去了。他兩兄妹只好拾起饅頭，放在口裡便咬，一邊吃着，一邊商量破解之法，足足過了一個多時辰，史凌霜方才想起自己母親學過的飛龍劍法之中，（即是孟絲倫已故師傅飛龍師太傳授）有一着名叫做「神龍掉尾」，可以破解這路「陰差勾命」的背心劍法，兄妹兩人商量好了，又再站起身來，向癲道姑挑戰。

閒話休提，史劍虹史凌霜兩兄妹被癲道姑困在石屋裡，這樣鬥了又歇，歇了又鬥的，足足過了五日五夜，相鬥了二十多場，史家兄妹固然是用盡全力和癲道姑週旋，所有雷電披風劍、飛龍劍、玄玄

拳、旋風掌，甚至地缺翁圖譜的功夫，統統使出，癲道姑一邊跟他們打架，一邊暗裡心驚，想道：「姓史的武學怎的如此淵博，他的子女年紀還靑，功候有限，所懂的不過是一點皮毛，已經這樣厲害，如果是史存明本人，豈不是更加不得了？」在癲道姑本人看來，她是存心騙招，可是在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方面看來，却是得益不淺，這是爲何？原來一個人要武功速成，突飛猛進，必定要找高手過招，跌多幾回觔斗，方才可以成功，舉個譬喻，猶之乎一個奕棋的人，要想棋藝猛晋，一定要找棋藝比較自已深造的人對奕，吃多幾回敗仗，方才可以有進步一樣，史劍虹兄妹在北天山跟父母練武，不外是看圖認字，兄妹二人互相修習罷了，始終缺乏臨陣對敵的經驗，今日一旦遇着癲道姑這類本領高强的人，跟她過招，最難得的還是對方並不存心傷害自已性命，這樣一來，豈不是便宜了他們兄妹兩人嗎？所以古人有一句成語：「智者所算，未必盡如其意，愚者之拙，亦未始非福」哩。

癲道姑在石屋裡和史劍虹兄妹鬥了二十三塲，史家兩兄妹被她逼得頭昏腦脹，精疲力盡，到第六天早上，史凌霜靜悄悄的向史劍虹道：「大哥，這樣的比下去，我們即使能够挨過十天，恐怕人也要給她累壞！不如索性用暗器取勝吧！」原來史家兄妹和癲道姑鬥了五天五夜，什麼功夫也用過了，只有暗器還不曾拿出來使用，史劍虹搖頭道：「使用暗靑子嗎？這賊道姑十分厲害，恐怕白費心機，沒有用處！」史凌霜道：「大哥，不管有用沒用，我們也要試上一試！」正說話間，天氣突然炎熱起來，三人處在屋裡，灼熱如焚，史劍虹兄妹自小在天山長大，暗裡高興，想道：「颶風來了！」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閱第二集。）

## 金鋒著武俠小說

| | |
|---|---|
| 大澤龍蛇傳(全四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西域飛龍傳(全四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天山雷電劍(全六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虎俠擒龍(全二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冰原碧血錄(全八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漠海雄鷹(全二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嶗山七鶴(全四册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| 靑門鴛鴦劍(1—5)…… | 每册八角 |

子母離魂劍 (一集)
著作者：金 鋒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定價：八角

 1750.76.70

Printed in Hong Kong